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評  
十一

昭公三年

仁德  
2207  
11



仁德  
2207  
11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承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七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昭公三

昭經三年  
道曠飛天王之葬

經三年壬戌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成公卒悼公寧立○

魯有所不會今滕小國而以卿會葬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

何厚私情而薄王禮也厚薄之間諸侯之情見矣

故魯厚報之○秋小邾子來朝無傳記災○八月大雩冬大雨雹

季季小邾穆公雖累從晉列於諸侯而不失事大之禮

傳三年○錄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游吉即子大叔送少姜

本魯附庸故耳

之葬送晉少姜葬梁丙與張趯見之大叔○趯汀入梁

王元美梁丙甚哉句其意深沈令人

丙曰甚矣哉言其過甚也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姜葬過禮大甚○為去聲

玩之自覺躍然若  
張耀云自今無事  
求煩不獲則不免  
露鋒穎而訕尊上  
矣

補注卿共葬事則  
襄公而後魯以卿  
會葬者三君傳於  
昭三十年又記太  
叔之言亦見不能  
常也  
穆文熙晉以嬖寵  
之故重勞諸侯既  
乖典禮又失人心  
文襄之伯斯其遠

子大叔曰即游將得已乎言不昔文襄之霸也昔晉

襄公之為其務不煩諸侯其所先務者言凶令諸侯出

三歲而聘三歲一修聘禮五歲而朝五歲一修朝禮此

之制歲聘問朝載在十有諸侯內外之事有事而會則會同以謀度之

不協而盟諸侯有不和協君薨凡國君大夫弔使大夫

卿共葬事使卿共送葬之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

故文襄雖節士弔大夫送葬在二十年蓋時俗過制大夫送葬使大夫

之猶過於古夫人之喪士弔使士弔大夫送葬使大夫

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

無加命矣命令有常無所增加今嬖寵之喪今平公寵妾

不敢擇位不敢以其位卑而數於守適而今禮數如守適唯

懼獲戾惟恐得罪豈敢憚煩豈敢畏懼少姜有寵而死少姜有寵而死

齊必繼室齊必復薦女今茲吾又將

來賀今此我又來不唯此行也不惟送葬張趯曰善

哉稱子大叔吾得聞此數也我幸而得然自今然自

後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譬如火

中大火心屋季夏寒暑乃退是故季夏暑此其極也

能無退乎極則必退理之必然以晉將失

諸侯晉且將諸侯求煩不獲求欲煩勞諸二大夫退

子大叔告人子大叔告曰張趯有知言張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君子為尊者諱親者

有知識知音智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諱譏其不為晉諱故

左傳平水卷四十七

進參能無退乎下  
語正完下其無  
事意補正謂趨言  
此乃傳自言  
晉衰將失諸侯故  
二大夫退而大叔  
稱之非是

魏禧按請繼室三字齊之不自振亦甚矣

在君子之後也○丁未勝子原卒見經同盟襄二十五年盟重丘故書

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同○附錄齊侯使晏嬰請繼

室於晉齊景公請於晉曰寡君使嬰曰言齊君使嬰將奉質幣將

寡人願事君齊君願朝夕不倦朝夕不將奉質幣將

承王帛之誓承王帛之誓以無失時以無失朝則國家多難則齊

難難孔多是以不獲是以不不腆先君之適不腆厚

適音嫡下同以備內官御之內官焜燿寡人之望焜燿寡人之望

焜明也燿照也明照齊君之願望○焜魂上又音昆則又無祿少姜又早世隕

命早年棄世寡人失望遂失初君若不忘先君之好君若不忘先君之好

君謂晉君若不忘齊先君之好○好去聲惠顧齊國於齊國厚收寡人

潤參言得備如嬪厚賜收恤列昭明己之意望於齊君也

與之照臨敝邑以寵光鎮撫其社稷鎮安撫綏齊

則猶有先君之適先君適夫人及遺姑姊妹遺餘也

姊妹姊妹謂非夫人所若而人常如也言如君若不棄敝邑絕於齊

而辱使董振擇之而辱使者至齊董以備嬪嬙以備

內官嬪嬙之職寡人之望也此齊君之韓宣子使叔

向對韓宣子為政曰寡君之願也言此晉君寡君不

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晉君未能自治未有伉儷未有

在續經之中制夫人之服則葬是以未敢請

君有辱命今齊君乃辱惠莫大焉其為因心

卒然有請賜繼室之命惠莫大焉惠莫大

若曰而人謂也註謂如人

補注孔氏曰遺姑姊妹謂非夫人所生者也

滙參寡人之望也一望字相應言正整選擇示精審也

補注未有伉儷蓋晉侯當時無正夫人其繼室者使韓起卿逆之鄭罕娶者為夫人也

於若惠顧敝邑若加惠眷顧於晉國撫有晉國鎮撫存存賜之

內主賜之夫人豈唯寡君豈唯晉君舉群臣實受其

賜舉晉國臣民其自唐叔以下其自始祖唐叔實寵

嘉之實寵齊而既成昏許昏晏子受禮晏平仲受禮叔

向從之宴叔向從宴相與語賓主私相與言叔向曰齊其何

如問齊之與晏子曰此季世也答言齊至此吾不知

齊其為陳氏矣惟知齊國必歸於陳氏也公棄其民齊之

而歸於陳氏民怨公室而盡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齊國舊

各自其四四豆為區區容斗六升四以登於金登於金也

之量豆區金鍾此四等量之別四升為豆豆可容

不知者

登如字

見

孫鑣造語絕工如謂如謂不說原因祇舉見在其骨奇其力厚其味深其

色古又別是一種謂法於古今固無五五而加者非以家量貸以私家加一之而以公量收之而以

公室舊量收歛於民山木如市如往也山木弗加於山價如在山

魚鹽蜃蛤海之雜物往賣於市弗加於海價如在海

民參其力齊國之民三分二人於公其二分入於

而衣食其一而自衣食公聚朽蠹公家府庫積聚

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國之諸市

之諸市齊國屨賤踊貴踊別足者屨也言別足者多屨無

之諸市用故賤踊有用故貴○踊音勇

登如字

六十以上

彭七望以公量收

斗金備量五區鍾

料四鍾斛驗切也

陳氏家量以貸之

豆五升區儲鍾

斗金備量五區鍾

彭七望以公量收

燠休濕  
之意

之齊王法章之忌  
田單正有感於其  
祖耳  
評苑服虔謂三老  
工老商老農老也

左傳詩經卷四十七

民人痛疾齊之民人苦於虐政莫不哀痛憤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

氏燠休之燠喻與憂郁其愛之如父母民愛陳氏如子弟愛

母其父而歸之如流水民歸陳氏如流水之就下欲無獲民齊之民

心將焉辟之將安所避民之歸心箕伯直柄虞遂伯

戲四人皆舜後陳戲義其相胡公大姬胡公四人之後周

姬胡公之妃言四人者相助已在齊矣言陳氏雖為

胡公大姬之神靈相去聲已在齊矣言陳氏雖為

有齊國其先祖鬼神言為然雖吾公室

雖吾晉今亦在戎馬不駕晉國衰弱不

已相助胡公其在齊未世矣公乘無人公

御右不卒列無長庶民罷敝

穆文熙二子各言  
本國之亂而竟不  
言其濟亂之術豈  
其時勢至此有不  
可為乎抑二子未  
操為政之權自不  
得不付之空談乎

朱申曰  
慢易其憂補也

滙參道確相望奇  
與踊貴句相對  
毛詩作璫路塚也  
女富溢尤言嬖妾  
之家其富尤甚降  
在皂隸五姓皆卿  
續簡伯慶鄭伯宗  
先皆大夫也  
補注服虔曰讒鼎  
疾讒之興明堂所  
云崇鼎是也云  
讒地名禹鑄九鼎  
於甘讒之地故曰  
讒鼎

晉之庶民苦於力役而官室滋侈道

殫相望餓死為殫道路之間而女富溢嬖寵女家

民間公命徵役之命如逃寇讎如逃避寇樂卻晉原

狐續慶伯八姓晉舊降在皂隸降在皂隸政在家門

大夫稱家大民無所依君日不悛晉君日視

以樂悞憂悞載也公室之

卑晉之公室其何日之有言不久讒鼎之銘讒鼎名

也其日昧且丕顯昧且早起也後世猶怠後

子孫猶况日不悛其能久乎其能久而

有怠解况日不悛其能久乎其能久而

晏子曰子將若何子謂叔向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

左傳詩經卷四十七

八五

評苑叔向羊舌氏  
名於其先祖同出  
一公有十一族但  
未詳出何公至今  
十族盡亡僅留我  
一族也

係應驚晏子辭宅  
而對孝不忠親諫  
不忠君  
鍾伯敬將發踊屨  
意故先以近市啟  
之

矣言晉之公族肝聞之肝叔向名公室將卑先公室

其宗族枝葉先落國家之有宗族如樹木之有枝

則公從之公族衰落則肝之宗十一族肝同祖之宗

唯羊舌氏在而已惟羊舌一族肝又無孳無賢公室

無度公室淫侈幸而得死言身得以豈其獲祀豈能

祭祀孫承奉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先時齊景公欲更易

曰子之宅子謂晏平仲近市近於秋隘蹶塵秋下隘

不可以居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請更易於爽

臣不足以嗣之臣不足以嗣於臣侈矣臣居此地且

小人近市且小人之居朝夕得所求早晚得遂小人

之利也此小人之敢煩里旅不敢煩勞鄉里公笑景

既利之言既以近敢不識乎不敢不知物公曰

何貴何賤因問物價何者於是景公繁於刑是時景

有鬻踊者有作則足者之故對曰故晏子規踊貴

屨賤則足者多故既已告於君晏子既已故與叔向

語而稱之故與叔向景公為是省於

刑齊景公為是語感悟減省用君子曰仁人之言

其利博哉其利民晏子一言晏子踊貴而齊

尾却更流動活潑

言

言

言

唐順後世為文

欲道此意不知費

多少言語

王或卷左氏往二

用削質作生之法

如曰墓少美而張

趨有晉失諸侯之

說因請繼室而晏

嬰叔向有私議齊

晉之言于是晉與

齊之陵夷衰微畢

見于此則以諸臣

之言為主而墓少

美請繼室二者反

孫鑣前語嚴重此  
只因踊貴屨賤四  
字遂詳述更宅首  
尾却更流動活潑

如字  
詩傳  
猶喜也

公更其室  
是別營  
於夷墜  
者也乃毀  
里字  
也註  
詩曰  
大之

晏子  
自謙  
居

按鄭子大叔譏晉  
張趨不為其君隱  
諱見上今晏子不  
然

王荆石無此一段  
則前所告叔向屢  
賤痛貴無下落矣  
此文之紀律也  
經世鈔加入論贊  
數語不遠接入晏  
子如晉句恣態愈  
出而法度愈不可  
尋

魏世傲晏子與張  
趨之言一耳鳥得  
為之掩乎然嬰盼  
二賢相得久矣其  
憂危而相歡傷情  
事自與趨不同  
經世鈔不告而毀

君則他人則之制使已犯非  
為矯倨在晏子仍  
以滑稽本色行之  
陳明卿嬰素節儉  
故不欲更宅此其  
本心至如晉公為  
之更後而復毀之  
則矯矣且上鄰之  
二三子不可違不  
曰君命尤不可違  
乎  
經世鈔陸隴名言  
今世士大夫其占  
據他人田宅以自  
豐者先自隣始  
穆文熙君更宅而  
已毀之反其里人  
於人情似涉太矯  
然心如此乃為晏  
子此亦與辭邑事

傳言林卷四

之六

侯省刑而齊侯為之詩曰舉小雅君子如祉祉如行也  
言君子亂庶遄已亂疾止也遄音船其是之謂乎

晏子之言行福及晏子如晉及晏子如晉晉請繼室公更其宅景  
止亂之道也

乃為改反則成矣及晏子反既拜謝新宅乃毀  
造其宅其新宅而為里室本壞里室以大小晏子之皆如其

且俗諺非宅是上非上唯鄰是上唯鄰是上二三子先上  
有曰非宅是上非上唯鄰是上唯鄰是上二三子先上

鄰矣二三子謂鄰人先違上若我毀其室不祥不詳  
上與我為鄰吉矣是違下也不祥不詳

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為非小人犯不祥是違下也  
所依君子不為也古之制也古先之吾敢違諸乎豈敢

因陳桓子以請因陳無字乃許之景公乃許傳言齊  
且言陳附錄夏四月鄭伯如晉鄭簡公公孫段相子

相禮甚敬而卑執禮甚恭禮無違者布幣受享禮無違失晉  
相去聲甚敬而卑執禮甚恭禮無違者布幣受享禮無違失晉

侯嘉焉晉平公美授之以策授公孫段以曰子豐有  
其有禮授命之策書曰子豐有

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言其余聞而弗忘我聞其有  
於賜女州田州音邑賜子石以昨乃舊勳以昨乃舊勳父舊日之

君子曰禮言禮之其人之急也乎言人莫伯石之汰  
以伯石之為禮於晉禮朝晉之時猶荷其祿尚

五傳平水卷四十一

二七



相表裏  
彭士望忽又接倒  
陳桓子，上作結真  
神品也

滙參晉侯嘉焉此

處藏過韓宣子妙

補注孔氏曰子豐

有勞事無所見

穆文熙伯石明辭

卿而暗復請之偽

詐不情了產之所

惡也茲其為禮亦

必偽詐以欺晉人

耳

補注受策以出傳

見晉侯策命外大

夫賜之以田備天

子之禮

陳明卿三臣謀州

荷其賜田之祿。○况以禮終始乎。禮而不悖乎。何况能終身行詩

曰。舉鄙風人而無禮。儀之可觀。胡不遄死。何不速死之為

愈。其是之謂乎。反證伯石有禮可取。初州縣。先時州縣在晉。樂豹之邑

也。豹樂盈族。及樂氏邑。在襄二范宣子。范宣子，趙文子，趙武

韓宣子。韓宣子，皆欲得州也。文子曰。趙文子，趙武。温。温，本

縣也。温，趙邑。二宣子曰。范宣子，韓宣子。自卻稱以別。卻，稱晉大夫始受州

自是州與温。三傳矣。至今日傳三家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言

別。○稱去聲。邑既別者甚多。誰獲治之。無有得治之。文子病之。趙文

不惟州與温別。乃舍之。乃舍州，不敢取。二子曰：韓宣子，吾不可

以正議而自與也。言我不可下以正議。皆舍之。二子皆

而。○稱去聲。邑既別者甚多。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二子曰：韓宣子，吾不可

及文子為政。及襄二十五年，趙武為政。趙獲曰。獲，趙文

州矣。言今既為政，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使獲退也。二子之言。二

子之言。義也。合於時，宜之義。違義。取州以違義，失時義。禍也。禍患之

能治余縣。我若招禍，且將不能治我之縣。又焉用州。又安用州為哉。其

以微禍也。其以要禍亂於我也。君子曰。文子又舉弗知實

難。人患不知知而弗從，能從而改之，禍莫大焉。其為

莫大。有言州。有敢言取州也。必死。必坐以死罪。豐氏故主韓氏。故

也。豐氏至晉，權。伯石之獲州也。伯石之得州也。韓宣子為

之請之。韓宣子實為伯石請，為其復歸於晉。取

之之故。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五月，叔弓如滕。叔

人之私謀，自利作

是事者  
以非可  
否而言

而。○稱去聲。邑既別者甚多。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二子曰：韓宣子，吾不可  
國之臣乃一旦有取。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能治余縣。以微禍也。難。莫大。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之請之。之之故。○五月，叔弓如滕。

忘是禮記

數曾曲折欺人不知不知人己見其肺肝矣魏世微起賢者如此晉安得不卑乎則武尤賢矣

孫鑣懿伯之忘或即是忘日補注劉炫曰叔弓以四月發魯勝以五月墓君叔弓書始行之月勝書實墓之月故書經異文也傳述遇懿之事并就墓月言耳鍾伯敬晉平公雖寵少姜陳無字且以非卿見執矣

即敬葬滕成公見經子服椒為介介副使也及郊及滕之外郭

遇懿伯之忌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叔弓遇懿伯之怨敬子不入敬子即叔弓

公家無私忌無顧私家之怨椒請先入椒惠伯名請先入國乃先受館

惠伯乃先受館於滕敬子從之叔弓從惠伯受館傳言叔弓之有禮附錄晉韓起

如齊逆女為晉平公逆女公孫薑為少姜之有寵也公孫薑即子尾

晉平公為少姜先嫁晉有寵於以其子更公女子尾自以其女更易公女

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或人告韓宣子子尾欺晉子尾即公孫薑

晉胡受之而受之宣子曰韓宣子曰我欲得齊我欲得齊人之心

而遠其寵寵謂子尾有寵於齊而寵將來乎子尾其將以齊

歸我附錄秋七月鄭罕虎如晉即子皮聘于晉賀夫人賀晉平公夫人且告曰且告于晉曰楚人日徵敝邑言楚人日徵召于鄭以

不朝立王之故以楚靈王新立鄭不往朝敝邑之往鄭國若往朝楚則畏

執事則畏懼晉國不察其衷其謂寡君必加責於我鄭國而固有外心

謂我鄭國固有心於外謂我鄭國固有心於外其不往鄭國若不往朝楚則宋之盟云云晉楚

相進退罪也往朝則恐得罪於晉不往則恐得罪於楚寡君使虎布之子

皮各言使宣子使叔向對韓宣子使叔向對答子皮曰君若辱有

寡君言鄭君若有心服事晉君在楚何害雖在楚國何害於好修宋盟也宋修

盟交相見之約也君苟思盟鄭君苟思盟載之言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宋修

晉君乃知得免於罪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鄭君若無心服事晉君雖朝夕辱

事人收拾豪傑但

也誠慕其寵不能畏晉之強耶而輒以己女易公女即使齊之君大夫其心焉韓起承君命而來母寧受其欺而不知詰撥之情理詎當爾乎恐失之誣附見齊子尾以己女易公女而嫁之晉公子即公女也更嫁之他人

經世鈔在楚何害答得妙實是至理小人女子爭寵志親總不明此卒為淵驅魚耳凡作大事人收拾豪傑但

要識得此意亦是  
器量亦是機權  
孫鑣句二緊切無  
一間字純是骨清  
耿類公穀而不以  
拗調見奇此真是  
百煉之金文須入  
此境乃神  
金聖嘆只以有不  
有意蕪弄而詞肯  
轉折極有變幻

陳傅良吉庶幾焉  
傳備載諸國弔賀  
事以見晉失諸侯  
之故

於敝邑雖朝夕之間寡君猜焉猜疑也○君實有心猜七才及

鄭君實有何辱命焉君其往也鄭君其往也苟

有寡君苟有心在楚雖在楚國猶在晉也猶在晉國張趯使

謂大叔謂子大叔曰自子之歸也謂子大叔小人

糞除先人之敝廬掃除先人之廬舍曰子其將來

言子大叔將復來賀欲延待之今子皮實來而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

張趯自言大叔曰吉賤吉大叔名言不獲來故不得

畏大國畏晉尊夫人也尊夫人之位且孟曰孟謂張趯且

而將無事言汝將吉庶幾焉庶幾如○小邾穆公來

朝來行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穆叔曰不可叔孫

言不可卑邾曹滕二邾言此四國者實不忘我好實不忘心我先

去聲敬以逆之猶懼其貳猶恐其又卑一睦下同

焉睦謂小邾言逆群好也是不順和好其如舊

而加敬焉其如舊禮待之志曰古書能敬無災能盡

無有又曰敬逆來者恭敬以迎諸天所福也此

天之所季孫從之言乃待小邾以禮○八月大雩禱

祭早也失時也錄齊侯田於苕齊景公田獵廬蒲

發見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竟故泣見公

且請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種種短也自言衰老

上聲余奚能為公曰諾景公諾吾告二子我為

聲不能復公曰諾其言吾告二子子告

鍾伯敬髮短句有  
就事點綴之妙此  
此文中之滑稽故  
按詩世本古義云  
黍稷重穆重本作  
種先種而後熟也

按一說逆羣好之  
逆亦迎也言卑一  
睦而逆之猶如羣  
羣好而逆之亦通

左氏傳  
中宗例  
中宗例

左傳如此種三猶於子雅子尾歸而告之景公歸子尾欲復之盧蒲癸歸言此晚禾之短也尾二子彭士望告二子猶哀公之告三子同上此輩果寬步不得元祐初君子每主調停而其後小人之禍益烈傳說彙纂燕大夫相與比而殺其君之外廢威脅其君而出之厥罪大矣左氏乃以經書出奔為罪數胡傳及諸儒皆主其說定何刻以繩君而後於誅逆乎補注罪之傳見殺大夫有名有各

左傳言林卷四十七

子雅不可復盧蒲癸曰彼其髮短彼謂盧蒲癸其髮雖短

而心甚長而心之所圖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襄二十八年盧蒲癸謂子雅子

北燕恐盧蒲癸復作燕簡公多嬖寵北燕簡公多嬖寵之小人

欲去諸大夫簡公欲去北燕之諸大夫而立其寵人而立其寵人為

北燕燕大夫聞其謀更相親比以殺簡公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

之嬖寵在外者公懼北燕簡公恐懼奔齊乃出奔齊書曰北燕伯

款出奔齊見經罪之也款罪輕於衛衛重於蔡朱故舉中以示例

月鄭伯如楚鄭簡公朝于楚子產相子產相禮相去聲楚子身之

既卒王為設享禮賦吉日小雅吉日詩美宣王田獵之詩既享

子產乃具田備子產知其意乃具田獵之器備王以田江南之

馬寵見晏子司馬寵齊大夫見晏平仲曰又喪子雅矣言子雅又死矣

晏子曰惜也言可惜子旗不免殆哉子旗子雅之

子旗子旗必不免姜族弱矣姜姓之公族已微弱矣而嬖將始昌

氏也言陳氏二惠競爽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競爽也

明猶可以為國又弱子尾又死以弱其其危哉公室公族之枝葉也姜之公族衰

云賭審好也對弱

左傳平林卷四十七

卷四十七

一個似不當以強明平說

左傳評林卷四十七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七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昭經四年

高閏自去年冬至

今年春正月連大

雨故前以時紀

此以月紀夫天道

如此人事可知

同上春秋以來蔡

常在陳衛上莊十

六年後以服屬於

楚未嘗先陳衛今

楚大合諸侯故復

居陳上

劉敞稱人以執之

者非伯討也楚人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八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昭公四

經四年癸亥春王正月大雨雹

當雪而雹故以爲災而書之

○夏

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申楚縣○楚專合諸侯始此以楚莊之賢

辰陵之盟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盛於此時也

○楚人

執徐子

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

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

在故也

執齊慶封殺之

楚子欲行霸爲齊討慶封故稱齊

遂滅賴○九

雖吳徐子吳出也

以為貳焉而執之

非道也

陸淳趙氏云弑君

之臣天下共殺

之是也故繫之齊

焉此言慶封時已

非齊臣夫子以其

與弑君之賊所當

討故繫之於齊明

示其當死之義也

家做翁遂滅賴著

楚之暴也

豹卒

傳四年

春王正月

許男如楚

楚子止之

遂止鄭伯

復田江南

使椒舉如晉

求諸侯

二君待之

椒舉致命

曰寡君使舉

曰晉楚之從

有惠

賜盟于宋

以歲之不易

人願結驩於二三君

假寵以請於諸侯

司馬侯曰

不可

楚王方後

天或者

欲逞其心

以厚其毒

而後降之罰

未可知也

其使

能終

亦未可知也

錄附 春王正月許男如楚許悼公朝于楚楚子止之前年楚子遂止鄭伯簡公復田江南已與鄭伯使椒舉如晉許男與於田求諸侯許男與於田二君待之鄭許二君椒舉致命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舉請曰曰晉楚之從晉從有惠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以歲之不易以歲時之艱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與諸侯相假寵以請於諸侯願假借晉君之司馬侯曰即晉女不可言不可不楚王方後楚靈天或者天意欲逞其心欲逞快楚以厚其毒使楚而後降之罰而後降楚未可知也天意未其使可知也能終其使楚亦未可知也天意亦晉楚唯天所相可知也

鄭若邑傳例曰克

色不用師徒曰取

○冬十有一月乙卯叔孫

豹卒

傳四年

春王正月

許男如楚

楚子止之

遂止鄭伯

復田江南

使椒舉如晉

求諸侯

二君待之

椒舉致命

曰寡君使舉

曰晉楚之從

有惠

賜盟于宋

以歲之不易

人願結驩於二三君

假寵以請於諸侯

司馬侯曰

不可

楚王方後

天或者

欲逞其心

以厚其毒

而後降之罰

未可知也

許悼公 朝于楚前年楚子 遂止鄭伯簡公 復田江南已與鄭伯 使椒舉如晉許男與於田 求諸侯許男與於田 二君待之鄭許二君 椒舉致命椒舉致命 曰寡君使舉舉請曰 曰晉楚之從晉從 有惠君有惠 賜盟于宋宋盟在襄 以歲之不易以歲時之艱 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與諸侯相 假寵以請於諸侯願假借晉君之 司馬侯曰即晉女 不可言不可不 楚王方後楚靈 天或者天意 欲逞其心欲逞快楚 以厚其毒使楚 而後降之罰而後降楚 未可知也天意未 其使可知也 能終其使楚 亦未可知也天意亦 晉楚唯天所相可知也

傳四年

鍾伯敬司馬侯在

春秋錄二未有表

見其曰惟天所相

不可與爭固也迺

後者左師子產並

人傑也而薦聞薦

厚守俛首聽順之不

追與司馬侯無異

何哉蓋一時氣運

之厄非羣賢所能

回歟

閑暇○間音

閑又如字

君若苟無四方之虞

晉侯欲勿許

公欲

假寵以請於諸侯

願假借晉君之

威寵以致諸侯

晉侯欲勿許

公欲

假寵以請於諸侯

願假借晉君之

威寵以致諸侯

晉侯欲勿許

公欲

晉君若無四 方虞度之事則願 假寵以請於諸侯願假借晉君之 威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 公欲公欲 假寵以請於諸侯願假借晉君之 威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 公欲公欲 假寵以請於諸侯願假借晉君之 威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 公欲公欲

魏世傲晉之諸臣

其實力不足也豈

此時之臣遂能尚

德賢於當伯時臣

乎然可謂能自安

者孟明王官之役

出亦此類

我而虞鄰國之難

林注諸本脫此六

字校諸家本皆有

無則不通因加之

補注中嶽嵩高即

大室是也下別言

之故此言四嶽或

曰三塗伊闕大谷

釋駟三道也傳曰

晉將伐陸渾而先

有事於洛與三塗

產馬

其地

又誰與爭

其誰能

不其何敵之有

國險

而多馬

有是二者

對曰

恃險與

馬而虞鄰國之難

言為國者不恃有德

是三者殆也

危非

三不

四嶽

陽城

大室

中南

九州之險也

馬之所生

無興國焉

又誰與爭

爭諸侯乎

曰公曰

晉有三不殆

殆危也言

晉國有三

不殆

表裏山河

而多馬

有是二者

對曰

恃險與

馬而虞鄰國之難

言為國者不恃有德

是三者殆也

危非

三不

四嶽

陽城

大室

中南

九州之險也

馬之所生

無興國焉

興盛之國

恃險與馬

不可

為固也

皆不可以為

從古以然

是以先王務脩

德音

以享神人

鄰國之難

不可虞也

或無難以喪

其國

若何虞難

齊有仲孫之難

晉有里不之難

是以為盟主

衛邢無難

皆國家無難

侯盟主

衛懿公與邢侯

而獲文公

而文公重

而獲里不之難

里克不難事

而獲文公

而文公重

而獲里不之難

里克不難事

而獲文公

而文公重

而獲里不之難

里克不難事

而獲文公

而文公重

而獲里不之難

是以為盟主

侯盟主

衛懿公與邢侯

而獲文公

而文公重

而獲里不之難

里克不難事

而獲文公

而文公重

而獲里不之難

里克不難事

而獲文公

而文公重

而獲里不之難

里克不難事

而獲文公

而文公重

而獲里不之難

里克不難事

而獲文公

是以為盟主

侯盟主

衛懿公與邢侯

而獲文公

而文公重

而獲里不之難

里克不難事

而獲文公

而文公重

而獲里不之難

里克不難事

而獲文公

而文公重

而獲里不之難

里克不難事

而獲文公

而文公重

而獲里不之難

里克不難事

而獲文公

是以為盟主

侯盟主

衛懿公與邢侯

而獲文公

而文公重

而獲里不之難

里克不難事

而獲文公

而文公重

而獲里不之難

里克不難事

而獲文公

而文公重

而獲里不之難

里克不難事

而獲文公

而文公重

而獲里不之難

里克不難事

而獲文公

故謂楚處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其論為得其情矣

按此於不暇即倒句言不暇於此也七年盜所隱器言

隱所盜器裏二十三年君於何有皆和之善德

魏禮晉君既偷則此時合當如是若不度德量力而強

爭諸侯則宋襄齊頃之敗耳若責以平日不能匡君則

孫鑣引古收尾若冷語然却有餘味

敵亦喪之閔二十一年狄滅衛衛亡

虞也不可虞度也

恃此三者恃此險馬多難三者

而不脩政德而不事與其明也

其許之勸晉侯從楚之請

紂作淫虐昔商紂作淫虐之惡德

文王惠和周文王脩惠和之善德

殷是以隕殷以不德而隕滅

周是以興周以有德而興

夫豈爭諸侯豈與匹惟在於德

乃許楚使楚使乃許

使叔向對使叔向對

曰寡君有社稷之事言晉君以社稷之事

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春秋自德蓋謙辭○見音現

諸侯君實有蓋楚子遣舉時

之言諸侯皆楚所自有

何辱命焉何辱告命于我

叔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時

楚子問於子產子產時從鄭簡公在楚故楚子

許君言晉必許

晉君少安晉君安於小不能遠圖

不在諸侯志不在於服諸侯

其大夫多求其諸臣又多貪求

莫匡其君莫能匡正其君

補述何處命傳見晉人中實畏難而文以不爭故以諸侯授楚

同上莫匡其君傳見晉君懦臣貪無能為者故楚敢求其所從之諸侯

穆文與楚靈暴態從古所無讀之猶可想見子產應對之詞的而且婉其善處惡人乎

凌稚隆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懼晉未必許也

曰諸侯其來乎懼諸侯未必來也晉而稍知自強則諸侯有所賴而不從

相親而與晉

唯是不來唯是四國不來

其餘其餘諸侯

君之所及也楚君

對曰子產

必來諸侯必來

從宋之盟從宋盟交相見之言

承君之歡承楚君歡好之約

問曰晉其許我諸侯乎言我求諸侯于晉晉其肯許我不

對曰子產

必來諸侯必來

從宋之盟從宋盟交相見之言

承君之歡承楚君歡好之約

不畏大國不畏晉

何故不來何故不來

其魯衛曹邾其魯衛曹邾

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魯衛畏齊之逼

唯是不來唯是四國不來

其餘其餘諸侯

君之所及也楚君

對曰子產

必來諸侯必來

從宋之盟從宋盟交相見之言

承君之歡承楚君歡好之約

不畏大國不畏晉

何故不來何故不來

其魯衛曹邾其魯衛曹邾

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魯衛畏齊之逼

唯是不來唯是四國不來

其餘其餘諸侯

君之所及也楚君

對曰子產

必來諸侯必來

從宋之盟從宋盟交相見之言





不失中故雷震不

作意義玄遠董子

雨查對本此

沈雲將七月之卒

章雖得藏冰之道

然其時有聖君燮

理其上自無霜雹

之蓄申豐以是望

之季氏謬矣

彭家屈董子曰陰

氣脅陽氣陰氣暴

上雨則凝結成雹

焉大易以五為君

位陽也四為臣位

陰也魯私家再通

公室且卑北胡氏

所謂陰脅陽臣侵

君之象乎

滙參風不以理舒

散而暴疾殺物雷

擊以害物

擊為害

不徐緩動發而震

擊為害

不徐緩動發而震

擊為害

不徐緩動發而震

擊為害

不徐緩動發而震

擊為害

不徐緩動發而震

擊為害

不徐緩動發而震

擊為害

不徐緩動發而震

擊為害

不徐緩動發而震

擊為害

不徐緩動發而震

擊為害

不徐緩動發而震

人取之也山人虞官縣人傳之縣人遂屬與八納之與

賤官也掌納冰隸人藏之隸人亦賤夫冰夫冰之以風壯因

風而順春風而以風出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其藏冰也其用

之也徧其用冰也則冬無愆陽陽不過則夏無伏陰

陰不伏則春無淒風春無淒風淒寒也春無寒秋無苦雨秋無

雷出不震雷發聲不無蓄霜雹無飛霜雨癘疾

不降癘惡氣為病也時民不夭札夭折為札今藏川

池之冰今既不取深山窮谷棄而不用火出不畢則

風不越而殺越散也陰陽失序風不雷不發而震雷

電之為蓄積陰為誰能禦之誰能禦止七

擊以害物

月之卒章幽風七月詩卒章十一之日擊冰冲冲謂

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謂藏冰之道也藏冰

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藏冰之道也

備於此詩夏諸侯如楚楚求諸侯故諸

果如子產言曹邾辭以難曹邾以國有難

四國不至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

祭魯以時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鄭伯

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見經會椒舉言於

楚子椒舉進言曰臣聞以臣諸侯無歸諸侯無禮以

為歸惟依禮者今君始得諸侯今靈王始其慎禮矣

所當謹惟依禮者霸之濟否霸業之成在此會也夾在今

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鈞臺在河南陽商湯有景

而言者欤

穆文熙子圍之法  
所少者正禮耳椒  
與匡之左師公孫  
獻文而子圍卒於  
不恤以侈大取敗  
則甲禮固自有人  
而惡人之性終不  
移與

史殷紀注景亳湯  
所盟地因事山為  
名

經世鈔楚度弑君  
猶夏無所不至而  
大合諸侯不欲用  
六王之禮而用齊  
桓可見此時禮法  
猶在可以自彊  
汪道昆叙事議論

能品小國習之以  
下妙品章法

李于鱗子產生平  
能馳辭當晉楚矣  
而至是聽命於楚  
度豈非畏其強不  
敢爭歟為子產計  
其如四國之辭而  
不會可也  
陸祭規正會禮之  
失  
淮參人而不仁如  
禮何以非椒舉自  
朝寡學豈是借諷  
楚子無攻人惡之  
意耳  
李九我聞者謙亦  
所未行也合謂我  
為主而合之也六  
謂自始將幣至終

亳之命

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周武有孟津之

誓

武王誓諸侯於孟津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

自奄大蒐於

岐山之陽康有鄂宮之朝

穆有塗山之會

塗山在壽春東北周齊桓有召陵之

師

在傳晉文有踐土之盟

六王二公之

事擇用何禮宋向戌鄭公孫僑在

言二子皆諸

侯之所賢也君其選焉

用齊桓

用會左師與子產

左師曰小國習之

大國用之

用此

敢不薦聞

禮六

其禮六儀也宋公爵子產曰小國共職

其所職業

敢不薦守

之禮六

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

善守先代

侯之禮故謂善守先代

規過

椒舉侍於王後以規正卒事不規

問其故

楚王問椒舉對曰

者有六焉

左師子產所獻六

天子佐後至

宋大子佐後至於會王田於武城

而弗見

久不見椒舉請辭焉

王使往

王從其言使舉

禮實凡六節也會

謂人為主我往會

之也

汪道昆有一椒舉

而不能用欲不以

得乎

穆文熙敵國後汰

乃吾國之禍彼此

之勢可以互見子

產之論令人做省

湯睡菴史記札使

北過徐還而掛劍

徐公之墓可是吳

通上國道必由徐

今執徐子為其不

能閉吳通上國之

道為貳也

孫鑪六王二公之

事前已舉故於此

補三汰法自宜然

此亦只是具骨之

文

經世鈔子產見左

師曰凡人越二自

恃越二被識者窺

破

深鑿只十年却作

屬適也音適田獵以供

宗廟之事屬音燭

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

寡君將墮幣焉

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

會輸幣乃相見

以為貳焉

楚子示諸侯後

椒舉曰

夫六王一公之事

皆以禮

侯禮也

為仍之會

紂為黎之蒐

周幽為大室之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由棄命也

不濟乎

向曰子產

吾不患楚矣

汰而懷諫

曰然

惡而後棄

德遠而後興

以諸侯伐吳

宋天子鄭伯先歸

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使屈申圍朱方

無禮而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吳之躡其後也晉之八月甲申克之克朱執齊慶封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封于朱左

而楚遂不敢東圖故克邑而盡滅其族楚假大義為齊討慶封故盡滅慶氏之族將戮慶封

是楚之所甚急者明正典刑椒舉曰臣聞以臣無瑕者可以戮人無瑕

好楚遂無晉窺於指者而後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性不共順是以在此是以見逐於齊

是遂自為主而大指者而後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性不共順是以在此是以見逐於齊

合諸侯將以伐吳指者而後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性不共順是以在此是以見逐於齊

淮夷向無預會而指者而後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性不共順是以在此是以見逐於齊

茲亦至者以東諸指者而後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性不共順是以在此是以見逐於齊

侯由淮以通吳而指者而後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性不共順是以在此是以見逐於齊

徐頓吳沈居淮上指者而後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性不共順是以在此是以見逐於齊

流皆要地也故併指者而後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性不共順是以在此是以見逐於齊

與之會以斷吳通指者而後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性不共順是以在此是以見逐於齊

中國之道皆所以指者而後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性不共順是以在此是以見逐於齊

為伐吳計也指者而後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性不共順是以在此是以見逐於齊

汪道昆穀梁曰慶指者而後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性不共順是以在此是以見逐於齊

封弑其君而不以指者而後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性不共順是以在此是以見逐於齊

弑君之罪罪之者指者而後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性不共順是以在此是以見逐於齊

慶封不為靈王服指者而後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性不共順是以在此是以見逐於齊

曰所不與崔慶者指者而後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性不共順是以在此是以見逐於齊

罪曰無或如齊慶封言無得如齊慶封之所為弑其君齊崔行弑

其黨也故楚以言無得如齊慶封之所為弑其孤以嗣君幼少以盟其大夫襄

十五年盟于大宮言無得如齊慶封之所為慶封曰慶封亦言無或如楚共王

之庶子圍言無得如楚庶子圍之所為者○共音恭共音恭弑其君兄之子麋襄

秋之義用貴治賤言無得如楚庶子圍之所為者○共音恭共音恭弑其君兄之子麋襄

也。不與楚討也。春

秋之義用貴治賤

用賢治不肖不以

亂治亂也。孔子曰

懷惡而討雖死不

服其斯之謂與

淮參添庶子臣而

無子添兄子尊而

且親代之不但弱

其孤諸侯不但盟

大夫

同上以盟諸侯即

指申會而言較快

經世鈔慶封生平

有此滅崔杼子

圍二事快人

趙鵬飛嗚呼楚一

出而伐吳執殺慶

封滅賴一至此哉

晉平嗣伯偷安苟

賴

於賴國之地

使闞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

左傳評林卷四十八

且坐視而不救天  
下何賴彼蓋以晉  
楚交好為利吾竊  
以為害矣

闕章龜子文之玄孫為  
許築城於賴之地而歸  
言楚國將在此矣

申無字曰楚大夫  
楚禍之首  
召諸侯而來  
而諸侯皆來

按史記秦孺子嬰  
面縛銜璧降注面  
縛猶陳平傳及接  
也面背也與個通  
見字貫

心不違王之欲心  
莫有違者民其居乎  
言將有事不使  
民得安居也

民不違民其居乎  
言將有事不使  
民得安居也

美寶賴本近楚之  
國必依違吳楚之  
間而不能自立者  
也故楚乘伐吳而  
滅之

亂也乃禍亂  
之階也

言易也言易  
言亂也言亂

補注王從之不言  
以難說見襄十年  
魏蘆厄事最忌十  
分稱心予嘗謂子  
弟百人作事事一  
無碍便須愁著禍

亂也乃禍亂  
之階也

言易也言易  
言亂也言亂

甚  
孫鑠無字意甚佳  
然文辭未工

亂也乃禍亂  
之階也

言易也言易  
言亂也言亂

來處義亂之世尤  
甚

於路謂子國為  
尉氏所殺已為蠆尾  
謂子產重賦毒善  
百姓如蜂蠆之尾

以令於  
國令國人  
國將若之何  
國人將不堪  
子寬以告  
鄭大

淮參九月取郟而  
曰取一叙事一凡  
例都為易字作注  
陳傅良故曰取傳  
釋取例案停六年  
晉襲虞遂滅之執  
虞公傳曰書曰晉  
人執虞公罪虞且  
言易也則言易不  
但施於取傳凡四  
發取例皆以不書  
我故曰易見襄十  
三年例非是

夫以告子產曰何害  
言謗我苟利社稷  
苟利社稷苟利鄭國  
死

苟利社稷苟利鄭國  
死

欲為善者不改  
其所守之法度  
故能有濟也  
故能有濟也

生以之守而用之  
且吾聞且我之  
為善者不改其度  
為善者不改其度

為善者不改其度  
為善者不改其度

無所怨失何恤於人言  
又何憂恤  
吾不遷矣  
子產自以為為  
權制濟國於

度不可改法度不可  
使之改變  
詩曰舉逸  
禮義不愆苟於

禮義不愆苟於

禮義無失故不  
渾罕曰寬  
國氏其先也乎  
國氏子  
產以父

字為氏也言其  
君子作法於涼  
涼薄也言君子作法  
於貪

君子作法於涼  
涼薄也言君子作法  
於貪

其敝猶貪其流敝猶  
作法於貪  
今子產作賦  
敝將如

其敝猶貪其流敝猶  
作法於貪

今子產作賦  
敝將如

及諸葛處國人二字便是公論不比

之何其流敝也又將如姬在列者諸姬之在蔡及曹

經世鈔作邱賦首

勝蔡及曹其先亾乎其國先諸偪而無法鄭偪於晉楚而

是過舉想勢必不

無禮以鄭當先偪而無法鄭偪於晉楚而

得已而行之耳民

政不率法循於古法而制於心而以私心民各有心

不可逞度不可改

政不率法循於古法而制於心而以私心民各有心

者公私順逆異也

冬吳伐楚吳夷昧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鄙以報

故不恤人言必於

朱方之役朱方役在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

禮義無愆而後可

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能

彭士望數語誤殺

宗及魯庚遇婦人道遇使鴛為食鴛子使婦人而宿焉

王介甫

不可以城不可與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能

陳明卿子產當鄭

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九年東國水東國即賴之故

國之政真所稱蕭

宗及魯庚遇婦人道遇使鴛為食鴛子使婦人而宿焉

葦衝流百折不改

不可以城不可與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能

者哉有孰殺之謠

宗及魯庚遇婦人道遇使鴛為食鴛子使婦人而宿焉

而不懼鄉校之譏

宗及魯庚遇婦人道遇使鴛為食鴛子使婦人而宿焉

而不毀蠶尾之諺

宗及魯庚遇婦人道遇使鴛為食鴛子使婦人而宿焉

而不遷固宜其裕

宗及魯庚遇婦人道遇使鴛為食鴛子使婦人而宿焉

國利民雖積衰之

宗及魯庚遇婦人道遇使鴛為食鴛子使婦人而宿焉

鄭救世賴之也

宗及魯庚遇婦人道遇使鴛為食鴛子使婦人而宿焉

穆文惠鄭國微弱

宗及魯庚遇婦人道遇使鴛為食鴛子使婦人而宿焉

非丘賦不足以強

宗及魯庚遇婦人道遇使鴛為食鴛子使婦人而宿焉

之辭言消流又不

宗及魯庚遇婦人道遇使鴛為食鴛子使婦人而宿焉

可因誘而遠止子

宗及魯庚遇婦人道遇使鴛為食鴛子使婦人而宿焉

產之見可謂卓然

宗及魯庚遇婦人道遇使鴛為食鴛子使婦人而宿焉

若渾罕之論則經

宗及魯庚遇婦人道遇使鴛為食鴛子使婦人而宿焉

常可久之道矣

宗及魯庚遇婦人道遇使鴛為食鴛子使婦人而宿焉

孫鑣君子四語是

宗及魯庚遇婦人道遇使鴛為食鴛子使婦人而宿焉

若以心為制則民亦各有心豈能獨聽上哉

王元美穆子無故而有人之遇婦人暫幸而有送行之哭此天之欲降福於穆子故使之有非望之人而他日亦有非望之災也

孫鏡敘事入細模寫意狀絕妙彭士望鬼神福善淫人降之妖夢以重其罰畫出惡人形狀

經世鈔所宿庚宗

婦人此婦不知以驗結句未識鐵死叔孫時猶在側耶

之申又占楚焉彭士望曰唯唯字妙可見先已各年按使為政牛必能小心精敏以得穆子之意

李于鑑札所稱好善而不能擇人於此一節可見穆文昭叔孫途遇婦人之事甚奇及其生子豎牛與其夢相符又奇然牛竟破亂叔孫其身死子殺其於夢天壓已呼牛乃勝者

穆子乃曰及宣伯奔齊宣伯即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饋之穆子

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言魯以宣伯先人之故將存吾

宗將存叔孫氏之後必召女必召穆子使歸魯召女何如若汝何以對曰穆子願之久矣言兄始為亂已則有魯今日之願蓋忿言

人召之魯人果召穆子不告而歸不告僑如而歸既立穆子在齊生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往年庚宗之婦人以對曰婦人余子

長矣言我子已年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牛方五六

歲故言能奉雉而從我奉音捧召而見之乃召其子而見之則所夢也則

未問其名未問其子之名號之曰牛試號其名

遂使為豎豎小臣也使豎牛為小有寵穆子以牛應

長及牛使為政使為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知齊大夫子

明也與叔孫歸叔孫歸魯未逆國姜未逆孟丙仲壬子明

取之子明即公孫明娶國姜故怒故穆子忿怒其子長國姜所生之子

而後使逆之而後使人逆田於丘薶穆子田於丘

強與孟盟豎牛強與叔孫長子孟丙為盟使之從己強上聲不

可孟丙叔孫為孟鐘叔孫為其子孟丙曰爾未

際叔孫言孟丙汝未享大夫以落之以豎牛血爨鐘



又何其大姓也... 彭士望子明取之... 國姜亦太易嫁獨... 經世鈔均是子也... 而必牛請牛示何... 世家父子禮嚴勢... 隔故小人得操禍... 於其間帝王之家... 仰又甚矣... 穆文熙豎牛之讒... 在春秋中惟費無... 極殺卻宛之事可... 以似之餘皆莫如... 也異哉... 毛晉畫出千古險... 人妙在語冷態亦... 冷欲哭欲笑

諸大夫以既具... 孟丙既... 使豎牛請日... 孟丙使豎牛請... 入弗謁... 豎牛既入弗... 出命之日... 及... 賓至... 及孟丙享... 聞鐘聲... 叔孫不知享賓... 牛曰... 叔孫... 孟有北婦人之客... 北婦人謂國姜... 客謂公孫明蓋豎... 鐘... 怒... 穆子將往... 將自往... 牛止之... 豎牛止... 賓出... 且遂... 使拘而殺諸外... 穆子以孟丙實享公... 孫明拘殺孟丙于外... 牛又強與... 仲盟... 豎牛又強與仲... 不可... 仲與公御萊書觀於... 萊書公御土名仲壬與... 公與之環... 公賜仲壬... 使牛... 入示之... 仲壬使豎牛以... 入不示... 豎牛既入... 出命佩之... 豎牛既出則詐稱... 牛謂叔孫... 豎牛詐謂... 叔孫穆子見仲而何... 叔孫命仲壬佩環... 牛謂叔孫... 叔孫穆子見仲而何... 叔孫命仲壬佩環... 牛謂叔孫... 叔孫穆子見仲而何...

盛訥此節言牛以... 計殺其長子... 經世鈔不可仲亦... 知孟之事矣強盟... 不可所謂不知權... 者欲以除牛正在... 此中討消息... 彭士望殺無辜之... 兄不能明告君父... 且私遊觀使牛... 示庸呆已甚真豚... 犬也... 經世鈔只兩出字... 兩入字輕二殺逐... 一兄可見主內外... 者最要得人舜重... 納言等於兵刑禮... 樂蓋謂此也... 彭士望遂逐之不... 問其故不誨其罪

音現下同... 叔孫曰何為... 曰詐答... 不見... 孫不... 既自見矣... 仲壬已自... 公與之環... 見上... 而佩之... 矣... 而仲壬佩... 遂逐之... 叔孫怒遂... 奔齊... 疾急... 孫病... 命召仲... 命召仲... 牛許而不召... 豎牛既許... 杜洩見... 杜洩叔孫氏... 告之飢渴... 牛不食叔孫... 故授之戈... 叔孫... 授杜洩欲... 對曰... 求之而至... 言飲食可... 又何去焉... 使殺豎牛... 對曰... 求之而至... 言飲食可... 又何去焉... 何去豎牛為養... 杜洩力不... 能去設辭以免... 去上聲... 豎牛曰夫子疾病... 夫下... 孫穆子不欲見人... 惡見... 使實饋于个而退... 个東西廂... 而退... 个音箇... 牛弗進... 豎牛不進... 則置虛命徹... 馮器... 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 叔孫穆子... 癸丑不得食... 而命徹去之... 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 叔孫穆子... 癸丑不得食...

而遽逐之父子之恩薄矣人死必反其常穆子正是反常矣然既逐之矣疾急而名昏亂哉魏禮又何去焉此語是忿叔孫不當以牛歸而寵之如慶鄭君實深之可若何意同

乙卯卒凡三日絕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廢子叔孫姊也牛立公使杜洩葬叔孫叔仲昭子即叔仲帶與南遺皆季氏家臣豎牛賂此二人豎牛賂

李于鱗叔孫告洩饑渴而授之戈洩寧不喻其旨子即手又牛而脫主之難亦不為過而不能也則以或害於君與大夫以宣之理辰幾不負所囑迨叔孫死矣厚二竟以路葬而帥士

叔仲昭子與南遺皆季氏家臣豎牛賂此二人使惡杜洩於季孫憎洩不與已同志故使之而去之而以其計逐杜洩將以路葬路周王所賜叔孫車且盡卿禮

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洩乃告叔孫曰叔孫未乘路

且家卿無路謂季孫介卿以葬介次也次卿謂叔孫乃以路葬不亦左乎左不便季孫曰然是南遺之言使杜洩舍路使杜洩置路不夫子受命於朝夫子謂穆子受命於魯朝

而聘于王在襄二十四年王思舊勲王因其有禮而念而賜之路而賜之命復命穆子既復使命而致之君致之魯君君不敢逆王命君謂襄公不敢而復賜之復以路車賜之叔孫○復使二官書之使魯之二官共書其事吾子為司徒吾子謂季孫時為司

實書各實書名以定其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夫子謂叔孫時為司以書勲孟孫為司空以書勲孟孫時

今死而弗以今叔孫死而不用路以葬是棄君命也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書名書服書勲皆在公府而弗用是廢三官也是廢三官之服若命服若命車生弗敢服穆子之生既不敢服死又不以穆子既死又不使以葬將焉用之如此將安所乃

哭之何益哉蓋洩也忠不足以存君而義不足以救亂特小道耳孫鑿求之而至正情牛

而聘于王在襄二十四年王思舊勲王因其有禮而念而賜之路而賜之命復命穆子既復使命而致之君致之魯君君不敢逆王命君謂襄公不敢而復賜之復以路車賜之叔孫○復使二官書之使魯之二官共書其事吾子為司徒吾子謂季孫時為司

書隱義說廂房樓向于前自正室視之如小字之形故曰小也

馬及工車服之器書服工正所書孟孫為司空孟孫時以書勲孟孫時

穆文臨豎牛之奸蓋天生之以禍叔孫氏非人力也彭士望從來近密行弒只不欲見入四室所以大子在寢大臣直宿乃萬世之法

賜路之命賜路之命書在公府而弗以書名書服書勲皆在公府而弗用是廢三官也是廢三官之服若命服若命車生弗敢服穆子之生既不敢服死又不以穆子既死又不使以葬將焉用之如此將安所乃

同去洩不去年牛乘

死又不以穆子既死又不使以葬將焉用之如此將安所乃

自去洩

死又不以穆子既死又不使以葬將焉用之如此將安所乃

穆文臨杜洩能抗  
季孫竟以路葬  
孫而何以不能去  
豎牛此其不可知  
者

王元美叔孫之死  
猶幸有杜洩之盡  
以葬蓋其生本  
忠義神固陰祐之  
也欬

准參正駁焉用語  
後此只虛歇另插  
一不字語作結又  
一佳法

###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李父輯著

昭經五年  
杜謬魯之軍法或  
作或舍皆出於季  
氏而海亂舊制宏  
可謂復古復正乎  
作與舍其實皆譏  
許論卿會說左盟  
而伐莒取郟公如  
晉未返而受莒牟  
婁及防茲惡季氏  
之專也  
鄭玉晉人方以納  
牟夷之故欲止公  
而叔弓又收莒師

### 左傳評林卷四十八

之十四

使以葬季孫不能奪乃使李孫謀去中軍李武子以  
便謀去杜洩以路葬穆子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夫子謂叔孫固欲去  
中軍去上聲孫也○  
中軍認叔孫以媚季

###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八

###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九

### 魯昭公五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五年甲子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

殺其大夫屈申書名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

及防茲來奔牟婁防茲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

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魯地秦伯卒景公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

伐吳越始見經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強也通吳以

不顧伯計以成君也  
禍比事而觀罪可知矣

傳說彙纂伐吳之

役胡傳以為善楚而進越不知越從

楚以伐吳是甘為篡賊役也聖人亦何為而進之乎此說之不可通者也

傳五年

滙參按此則季氏更優于叔孫矣愚意當是不分父兄子弟直各取其半左見叔孫但臣子弟之賢矣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孫為軍名○舍音捨下同卑公室也

公室愈卑

而各有其一

氏臣其子弟

舍之也

二子各一

于公

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

孫為軍名○公室愈卑

初作中軍先在襄十一年作三軍時三分公室

李氏盡征之無所入叔孫

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

舍之也及今年舍中軍四分公室

叔孫氏孟氏皆盡征之國人皆盡而貢

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稱曰

子固欲毀中軍

敢告

故盟諸僖闕

受其書而投之

叔仲子謂季孫

受命於子叔孫

葬鮮者自西門

杜洩

魯禮也

而又遷之

既毀之矣今既毀中軍矣

夫子謂叔孫惟其不欲毀中軍

盟諸五父之衢盟諸皆在襄十一年

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

叔仲子即叔仲帶受豎牛賂曰帶

此曰字誣稱

非魯朝

言卿喪必從生

未改禮

群臣懼得不敢自也

鍾伯敬杜洩知已之帥士而哭不從西門之墓必取二氏之怒而禍將及故既葬而行其亦見機明決者滙參蓋以西門幽辟故欲從正路而出南門附見不敢自猶言

不敢自朝也即土  
文卿喪自朝是

自從 既葬而行 他國傳言其能辟禍 仲至自齊 仲

聞父喪 季孫欲立之 欲立仲壬為 南遺曰叔孫氏厚

言叔孫氏若 則季氏薄 則季氏削 彼實家亂 孫氏實

其家 子勿與知 子謂季孫但勿與知 不亦可乎 言其

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 攻仲壬也魯

氏之虛於 司宮射之 射音石 中目而死 仲壬中

其上下作庫 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豎牛取叔孫

仲反 豎牛即位 昭子即位 朝其家衆 朝叔孫氏 曰豎

牛禍叔孫氏 於叔孫氏 使亂大從 使亂大和 殺適

立庶 庶謂立昭子庶也 適音嫡 又披其邑 披析

以邑與南遺 昭子不知豎牛 將以赦罪 將以求 罪莫

大焉 其罪莫 必速殺之 速殺豎牛 豎牛懼 豎牛聞

乃出 孟仲之子 孟丙仲 殺諸塞關之外 殺豎牛於齊

之外 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 寧風齊地投豎牛之

父報 仲尼曰 而論之 叔孫昭子之不勞 叔孫昭子即

立已為 不可能也 言其不 周任有言 傳舉先賢周任

曰為政者 言人之知 不賞私勞 者不加之賞 不罰私

怨 有私怨於己 詩云 又舉大 有覺德行 覺直也言人

行 四國順之 順從之 初穆子之生也 先時叔

去聲 莊叔以周易筮之 莊叔即叔孫得臣穆子 遇明夷

生 父以周易筮其吉凶

左傳言本卷四十九

陳明卿昭子豈不  
知牛之餓弑其父

且其罪至於殺之  
而止矣故但以殺

痛快人心而叔孫  
在幽隕之間亦當

灑然釋恨  
經世鈔昭子不密

謀以殺生乃朝家  
衆而聲言曰必速

殺之蓋不知牛殺  
其父而先聲以逐

之耳豈亦以立我  
為德而殺孟之罪

可未減耶  
補注此非孔子之

言也借令昭子未  
知豎牛餓殺其父

但以殺適立庶為  
大罪孔子亦豈可

三傳平大吳百

但據其所言而義

之傳舉細遺大又

託之於聖人

彭士望叔孫賢者

一外淫遂殞身而

二子殺逐可不戒

哉

毛晉豎牛之禍十

告之夢誘之真佛

家所謂冤債

孫儻此文辭原與

穆叔事符合固自

非偶

右旋圖自辰中始

旋右



離下坤之謙 艮下坤上謙 明以示下楚丘

大夫姓名曰象曰是將行此子主九變為謙而歸為子祀而

歸奉莊叔以讒人人諛之人共入其名曰牛當各

卒以餒死又主餓死此子明夷蓋明夷日也離為日

中故為日之數十自甲至癸其數凡十故有十時一日之中分

亦當十位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且為卿雞鳴為

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隅中自王已下天子至尊

故居盛位而其二為公公諸侯降於天子其三為卿

自王以降其位居於第二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食日為

二食時之日且日為三且時之日明夷之謙離在坤

地中之象又初明而未融融明也謙又甲退其當且

九爻變而為謙故曰明而未融故曰明而未融其當且

平其當且之故曰為子祀莊叔卿也以論之日之

謙當鳥離為日為鳥離變為故曰明夷于飛鳥飛行

于明而未融於日為故曰垂其翼垂翼象日之動

其動物也雖有夷傷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

在明傷之世居謙下當二在且卿位當三故曰三日

不食且位在二又非食離火也離為火艮山也艮為

卦離為火故為火火焚山山敗則草木

焦枯山於人為言言敗言為讒故曰

有攸往離變為艮故主人有言主人有言言必讒

左傳詩林卷四十九

凌稚隆據傳豎牛之禍始兆於著繼著於夢果其數之前定如此不災哉蓋君子以守道為正機祥夢卜有不必道者矣

也言而見敗純離為牛離卦畜牝牛吉世亂讒勝離勝將適離山焚則離獨存故曰其名曰

謙不足謙道主退故飛謙而不不翔離鳥而謙故垂不峻鳥翼垂下翼不廣翼垂故

遠故曰其為子後乎不遠不高不廣吾子亞卿也莊叔

父子世為魯亞卿抑少不終且日正卿之位莊叔亞卿不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楚靈王以屈申為有貳心於吳乃殺之殺屈

以屈生為莫敖生屈建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逆

即遠罷使屈生與遠罷屈生過過鄭鄭音戈鄭伯勞于蕩于

汜鄭簡公迎勞遠罷于勞屈生于菟氏文弗勞屈生于菟氏之地

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子產相鄭簡公會晉平

○公如晉即位而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無失

禮揖讓之晉侯謂女叔齊女叔齊即司馬曰魯侯不

亦善於禮乎言魯侯對曰女齊魯侯焉知禮言魯侯

禮無違者揖讓之禮何故不知何故謂之對曰是儀

也言揖讓進退不可謂禮不可謂禮禮夫禮之所以守

其國所以保守其國行其政令推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者也固結其民心今政令在家今魯國政令不能

陳傅良傳言晉卑汜菟氏皆鄭地所以別勞二使者盡敬也

穆文熙禮在憂國恤民用賢行政而昭公乃習於威儀

王元美叔齊數語可盡昭公一生供

三傳平林卷四十九

案孫鑣論正然文不甚佳

彭士望辨儀於禮入微世間自有此

一等外修邊幅人常博俗人贊歎明

取人早知其少情實無成事矣

穆文熙叔侯論禮可謂精微豈亦有

感於晉之失政三御驕侈魯輒不遠

欲有所諷諫與經世鈔利人之難

世上儘多此種人

人有日在過中而極口以彈入或規

誨人者皆此類也

冷傍觀人笑之齒

陳傳良於是乎知禮傳言周衰文勝

無益於治

評死去年椒舉為楚靈王求晉侯許之至是韓起往送女

王元美大叔蓋竊知楚王欲以韓起為聞羊舌肸為司

高之意故欲叔向戒之

俞寧世辨禮儀與子大叔對趙簡子

同彼說得大此說得切先儒謂言魯

以諷晉誠然魏禮焉能及人亦

取也魯君不能取而有之有子家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其人甚賢弗能用也

魯君弗能舉而用之此言昭公不知禮無以守其國家

陵虐小國謂伐晉利人之難謂往年利晉之亂而取郟○難去聲下同不

知其私不自知其有私難此言昭公不知禮無以行其政令公室四分舍中軍四分公

民食於他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羣臣思慮莫在公家○思

去聲又

不圖其終昭公不知禮蓋失其民為國君難

將及身昭公雖為國君禍難將及其身不恤其所不知憂恤其所底止禮之本

末凡禮之本與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

乎言其遠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託魯以諷

誦故君子以叔齊為知禮之本末

附錄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韓宣子即韓起

叔向為介介副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二子過鄭故鄭二子

迎勞於索氏之地大音泰下同勞去聲大叔謂叔向曰楚王

汰侈已甚言楚靈王驕子其戒之子謂叔向叔向曰

汰侈已甚言楚君若果身之災也適足以自禍其身焉能及

人安能害及於人○焉音烟 若奉吾幣帛若奉我晉國致女之幣帛慎吾威儀

謹我奉使揖讓之威儀 守之以信以誠信之道守之 行之以禮以禮文

敬始而思終敬其始而思其終 終無不復事雖已終皆可復行 從而

不失儀順從而不失 敬而不失威恭敬而不失 道之

以訓辭先王訓辭道之以通其意 奉之以舊法奉使舊法奉之以致其命 考之

先王訓辭道之以通其意

奉之以舊法

考之



有猛獸將死而噬人愈甚若評苑自始至終無有不可復行之事不曲從以失吾可象之義不過恭以失吾可畏之威聖人教訓之辭用之以通意

以先王禮以成之度之以一國度音楚之勢以雖汰雖楚王驕若我何其如我何及楚晉二子楚子朝其大夫楚靈王朝其曰晉言晉之吾仇敵也我之仇怨苟得志焉苟可以得志於晉無恤其他不用顧恤其他今其來者今晉來送來送上卿上大夫也韓起上卿叔向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若吾以韓起為我若則韓起之我若則韓起之而以羊舌肸為司宮刑使為司宮足而使之守門足而使之守門吾亦得志矣我亦可以可乎問羣臣可大夫莫對楚諸大夫皆莫敢答遠啓疆曰可遠啓疆楚大夫疆楚大夫苟有其備苟有以待晉何故不可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辱單獨之一夫况耻國乎况耻國乎

君而殺之何有於晉大夫乎晉大夫乎按官刑即官罰男子割勢女子幽閉李九我遠啓疆所陳皆晉國實事故能感悟其君河為大臣言論之法診士望耻國乎對暴人初宜用滑簪以和其燥後隨宜施鍼砭更有能入按珪古圭字說文刻上為圭半圭為璋禮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

國是以聖王務行禮是以古之聖王所不求耻人不求耻人辱於人朝聘有珪朝聘之禮皆以圭為信上公圭九寸子男琮璧五寸聘璧四寸臣降於君一等也享覲有璋享覲服云獻也以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述適天子曰述職述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設机設机而不倚朝聘之禮有設机進爵之時朝禮雖凶而聘明而始行朝聘之禮有設机進爵之時朝禮雖凶而聘者弗能行也朝聘之禮有設机進爵之時朝禮雖凶而聘飲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敗人宴有好貨宴飲以貨車馬在車馬在殮有陪鼎熟食為殮陪加也入有郊勞賓至出有贈賄賔去則贈賄禮之至也礼此者皆聖王

滙參設机而不備  
上四句泛說此六  
句緊貼來觀說  
按机几也或作機  
俗字  
滙參國家之敗換  
頭法承上轉下

穆文熙楚子欲別  
韓起而刑叔向來  
心可笑啓疆始而  
順其言繼而極陳  
其不可求諸侯求  
昏二事賞令楚子  
愧死五卿八大夫  
以下又令之隨賂  
說意委曲詞旨浩  
蕩每閱至此便不  
釋手  
陳廣野晉無楚備

國家之敗凡國家之失之道也失此朝聘則禍亂興則禍亂由

城濮之役在宣十二年晉無楚備晉恃其勝而

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邲之役宣十楚無晉備楚

以敗於鄢在成十六年自鄢以來自鄢

之以睦臣和睦是以楚弗能報楚無以報而求親而求親

馬而求與既獲姻親楚既得與晉又欲恥之又欲辱

以召寇讎以召晉人備之若何言何以誰其重誰其重

此天下之怨若有其人若有賢人恥之可也則恥辱

若其未有若未有賢人君亦圖之君謂靈王晉之

楚無晉備蓋皆指  
賢人言

事君晉國服臣曰可矣以臣言之求諸侯而麋至謂

君親送之晉平公親送上卿及上大夫致之韓起上

猶欲恥之猶欲辱其君其亦有備矣君謂楚

不然苟不如此奈何其如韓起之下韓起上卿趙

中行吳荀偃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

羊舌肸之下羊舌肸上大夫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

丙張骼輔躒苗賁皇八子皆晉大夫皆諸侯之

選也言皆非韓襄為公族大夫襄韓無忌子也韓須

受命而使矣須起之門子雖幼已箕襄邢帶二人韓

孫鑪不然奈何四  
字是急辭截住下  
遂用意辭承雖四  
皆字若排法然是  
急勢正于急處見  
態

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也皆大家也皆晉之大家也韓賦七邑

皆成韓襄起之兄子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韓須叔禽叔椒子羽四人皆韓起子凡七人一人一邑

縣也皆百乘之賦也羊舌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皆疆家也

皆百乘之家也 晉人若喪韓起楊肸晉人若喪失二子揚肸即叔向本羊舌氏食菜

於楊故又號揚 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

須揚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

其餘四十縣言十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一縣故但言九縣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九縣故九百乘

遺守四千遺守國者尚有奮其武怒奮其師武之忿怒也以報其大恥以報

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殺戮使者之大恥辱

中行伯荀吳與其蔑不濟矣其無不可成之事矣君將以親

魏舒為之將帥 易怨楚君將失婚姻之親以易讎敵之怨實無禮以速寇實無禮於晉以速寇讎

而未有其備而未有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使楚之羣臣往遺晉

以逞君心以逞快楚君之心何不可之有反說何有不

王曰不穀之過也靈王感悟乃言此我之過失也大夫無辱謝遠

厚為韓子禮厚為韓起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

知傳言叔向之多而不能楚靈王不能困之亦厚其禮亦厚其禮

韓起反韓起自楚而歸鄭伯勞諸圍圍鄭地各鄭簡公迎勞韓起於此

辭不敢見奉使未反命故辭不見禮也得奉使

鄭罕虎如齊即子皮娶於子尾氏子皮自為逆也晏子驟見

附錄 鄭罕虎如齊即子皮娶於子尾氏子皮自為逆也晏子驟見

左傳評林卷四十九

滙參叔虎雖死其族猶在劉炫據世本以為別有季夙不知夙即虎也張半菴文勢如重岡複嶂令人冒然深入而不知其所之戰國遊士從橫之談亦本諸此

孫鑛用初調作勁直勢收於上文甚相應然却是左氏常語

楊升菴應前備字此一篇大旨

彭士望何不可之有仍歸到滑稽汪道昆啓疆首答言二可故以此語終之言其甚不可也

宮東萊是時使叔向以愚而不能應必且為楚所辱矣使人之不可以無才如此彭士望而不能楚子驕憚叔向敏鍊一語寫出

同上晏子好善如此豈有沮聖之言

況夫子以久敬稱之耶  
魏禧按能用善人與沮聖正相反

李于鱗年夷之奔自得書名而左氏曰尊地也以叛臣納叛地春秋何事尊之

穆文熙不誘不墮請歸而以師討之威福凜二得盟主之體

之陳桓子問其故陳桓子問其故對曰對曰是平仲數是平仲數陳桓子問其故陳桓子問其故對曰對曰是平仲數是平仲數

能用善人謂子皮能用善人而授子產以政民之主也民之主也此民人之宗主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見經牟夷非卿而

尊地也尊地也尊地也名其人終為不義尊地也名其人終為不義

晉侯欲止公公以討其罪范獻子曰

不言不可人朝而執之因人來朝誘也是誘人而

討不以師欲討魯罪而誘以成之而誘他人也

為盟主而犯此二者晉主夏盟而犯無

乃不可乎言其甚請歸之請歸魯侯間而以師討焉待魯

乃歸公魯公秋七月公至自晉告至

人來討討魯受牟不設備魯人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

蚡泉叔弓敗魯師昔未陳也嫌若臣與故重冬十

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見經以報棘櫟麻之役

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遠射楚大夫以繁

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

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

聞吳師出聞吳人遠啓疆帥

師從之從吳遽不設備忽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盧

舒縣有鵠尾者吳楚子以駟至於羅汭駟傳也楚靈

車赴師至於羅水吳子使其弟麇由犒師吳使麇由

之曲駟音日吳子使其弟麇由犒師吳使麇由

楚人執之楚人執將以釁鼓將殺麇由以

衛反楚人執將以釁鼓將殺麇由以

按莊十一年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例已具

補注陳氏曰越常壽過始見書人今

案夷狄舉號君臣同辭其臣從中國

序列則稱人以便文陳氏得書人非

陳傅良吳人敗諸鵠岸楚一不書敗

彭家屋吳楚之為仇久矣既敗楚師

又使使犒之是激楚也且不使他人

而使其弟是置其弟于虎口也雖踞由之才辨得免釁鼓而卒為楚所羈吳子之所以處其弟者亦甚寡恩矣哉  
王元美發吉字止數行而七八轉折議論之神品也孫鑪氣甚壯意甚巧細看亦儘精附但草二看去翻覽未盡鎔裁此是鍊詞味入妙故穆文熙此篇借凶為吉議論軒然動人殊無楚囚之態未言城濮之戰其報在於此可謂雄

談  
滙參老實過他一不備法

楚靈王使人入師曰女上來師女音來吉乎得

使問焉楚靈王使人入師曰女上來師女音來吉乎得

對曰慶由吉言得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吳子

卜之以守龜卜之以守國之龜曰命龜辭曰余亟

使人犒師言我急使人請行請使人去以觀王怒之疾徐

而為之備而為之戰尚克知之庶幾能

龜兆告吉灼龜而曰克可知也言其事必可

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楚君若加以驩好迎接滋

敝邑休殆則吳必以為楚怒不疾而忘其死而忘其

禍吳之滅亡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

乃奮發盛怒如雷虐執使臣暴虐搏執將以釁鼓將

其血塗其血塗則吳知所備矣則吳知楚怒甚疾故邑雖羸

雖曰羸弱吳之為國若早修完若早修治其城其可以息師其

禦楚息度事勢之難易而可謂吉矣如此

且吳社稷是且吳之所卜為豈為一人非為

人之利人之利害使臣獲釁軍鼓若我得以血而敝邑知備

以禦不虞以禦止不可其為吉孰大焉

國之守龜國家之其何事不卜言常一滅

一否或臧善或不否其誰能常之不可必城濮之

兆倍二十八年楚與晉戰其報效乃在於

今此行也今吳之卜其庸有報志其用有報乃弗

左傳卷之九

卷之九

殺為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楚子之師自羅汭濟師沈尹赤會楚

子沈尹赤楚大夫次於萊山楚師次舍於萊山遠射帥繁揚

之師先入南懷南懷楚界遠射以師先入南懷之界楚師從之楚師

見遠射先進及汝清汝清亦楚界楚師皆吳不可入

遂從其後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也楚靈王遂吳不可入

吳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也楚靈王遂吳不可入

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也楚靈王遂吳不可入

楚不能勝以廢由歸吳早設備吳早設備楚無切而還

沈尹射待命于巢乃使沈尹射居巢遠啓彊待命于

雩婁又使遠啓彊居雩婁禮也知難有備附秦后子

復歸於秦元年秦鍼奔晉至是歸秦景公卒故也后子懼選於景公故景公卒而

歸終五稔之言

昭經六年高閔杞伯即襄二十九年所書杞子是也復稱伯者豈

其後復振欤卓爾康魯受莒車夷之奔時公在晉

宿實主之及莒愬晉公幾為晉所止

以范獻子之言得歸故武子如晉謝

歸公且偵晉也王葆昭公內見道

於強臣外見絕於盟主區二求附於

不信之荆蠻宜其終見逐也

傳六年陳傅良墓景公傳

論遺子產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今則已矣已止

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叔向使詣子產書叔向使人持書

葬景公魯使大夫禮也合先王士弔大附三月鄭

其田故以弔如同盟發傳之禮也故曰禮也大夫如秦

當赴弔但魯怨杞因晉取禮也不廢喪紀大夫如秦

三專平水卷四十九

言秦所以始書葬  
因見卿會葬非禮

湯睡菴鑄刑書即  
作在賦之意忽之  
以救世也

魏世倣異國寓書  
以規過古朋友之  
道

同上叔向可謂知  
本之論人但知刑  
書可禦奸也實足  
以致奸後世文致  
之法其端肇是

王荆石此自不用  
刑而教民以身者  
言韓昌黎原道文  
格祖此

也今則止矣 **昔先王議事以制** 昔者先王臨事定議以制其刑 **不為刑**

**辟** 不豫設制刑之 **懼民之有爭心也** 懼法制豫設則民知爭端 **猶**

**不可禁禦** 如此猶不可 **是故閑之以義** 防閑以義 **糾**

**之以政** 糾舉以政 **行之以禮** 施行以禮 **守之以信** 謹

以信使莫不實 **奉之以仁** 奉養之以仁心使若 **制為祿位** 制

厚祿 **以勸其從** 以勸其從 **嚴斷刑罰** 嚴斷重刑輕罰 **以威其**

**淫** 以威其淫 **懼其未也** 猶恐其未盡 **故誨之以忠** 忠

直之道示 **聳之以行** 以善惡之行示之 **教之以務** 教

以時所急 **使之以和** 使之以說以 **臨之以敬** 其臨民

以恭 **泣之以強** 施之於事為泣其泣 **斷之以剛** 以義

敬 **斷之以剛** 斷恩

為剛其斷事也剛 **猶求聖哲之上** 公王也猶求聖明之德以為公王

**明察之官** 官卿大夫也明察 **忠信之長** 忠直誠信者以為郡邑之

長 **慈惠之師** 慈祥惠和者以為民物之師 **民於是乎可任使**

**也** 然後民知尊君 **而不生禍亂** 禮義洋溢禍亂消弭 **民知有辟**

民知有制 **則不忌於上** 權制於法故 **並有爭心** 皆因

以起 **以徵於書** 以徵驗 **而徵幸以成之** 而緣徵幸以

**弗可為矣** 如此則有罪者或至幸免無罪 **夏有亂政**

夏政 **而作禹刑** 乃著禹之法而 **商有亂政** 商政 **而作**

**湯刑** 乃著湯之法而 **周有亂政** 周政 **而作九刑** 乃取

之法著為九刑之書按書呂刑周穆王其 **三辟之興**

亂國用重典子產

亂苟不申之禁令

何以責遵守乎治

亂國用重典子產

亂國用重典子產

亂國用重典子產

亂國用重典子產

亂苟不申之禁令

何以責遵守乎治

亂國用重典子產

其亦不幸而當鄭之亂也夫

夏殷周三代皆叔世也皆未世之事言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

刑書之起吾子謂子產輔相作封洫在襄二十一年子產使田有封洫立謗

政四年子產作丘制參辟用三代末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

為國將以靖民將以安靖不亦難乎不亦難乎以濟乎詩曰周

頌我儀式刑文王之德儀善也式用也刑法也言日

靖四方故能日有安又曰又舉大雅儀刑文王言文

用其萬邦作孚孚信也為天如是既法文王何辟之

有何用刑民知爭端矣今民皆知爭端將棄禮而徵

於書將棄其禮遜而錐刀之末錐刀末至細也將盡

爭之將盡爭辨亂獄滋豐紛亂獄訟賄賂並行或以

林西他民有爭心徵書不忘等語即張非崖以盜一錢各吏更云君能管我不能殺我之說可謂推勘入微王陽明老氏稱法令滋章盜多有即此意經世鈔但當先禮

而後刑耳子產文致人罪或以賄賂幸終子之世終子產相鄭其敗

人之政多耶孫鑄前數句已說乎鄭國必肝聞之肝叔向各國將亡凡國家必多制

得精實此處餘瀾收束但即前意游其此之謂乎其子產鑄刑書復書曰子

泳之仍不出前語惟畧覺流動恣態若吾子之言吾子謂叔向誠僑不木僑子產名

便道而其著色處又只在端錐乃三不能及子孫不能為後吾以救世也吾以救當既

字上經世鈔鄭其敗乎不承命既不能順承敢忘大惠敢忘叔向箴士文

叔向多精微之論而非救時之急伯曰晉士火見火心星也周鄭其火乎鄭其將火未

出心星大火而作火以鑄刑器而用火鑄藏爭辟

焉藏爭罪火如象之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不

火何為鄭不火災夏季孫宿如晉即季拜苦田也



刑器之應則鑿矣  
穆文熙嚴刑是以  
致火其說出於此  
辟即上民之有辟  
並有爭心之義

增補合注前言邊  
後言豆邊豆並加  
互言其  
孫鑿加邊似是令  
之幫卓

陳明卿宿巨奸也  
取戰取下又取牟  
畏防茲以致襄公  
不敢入晉叔孫幾  
死於楚昭公幾危  
於晉皆宿之招也  
晉非惟不之問又  
享之又加邊焉而  
且謂之知禮何其  
禮

謝前年受年  
夷邑不見討  
常  
武子退  
武子即季孫宿  
退不敢受享  
小國之事大國也  
言小國服  
苟免於討  
苟免於大  
不

敢求  
不敢過  
得  
得  
不過三獻  
周禮大  
今豆有  
加  
今邊豆有  
於常數  
下臣弗堪  
言不能當此  
無乃戾也  
無乃以  
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驪也  
言晉君欲以  
加禮致權心  
對曰

寡君猶未敢  
言魯君猶未  
敢當此加禮  
况下臣  
何况季武子  
乃卑下之臣  
若之  
隸也  
晉君皂隸  
敢聞加  
敢不敢也言不  
敢聞加禮之賜  
固請微加  
堅固請晉  
徹去加邊  
而後卒事  
而後受  
晉人以為知禮  
季武子以

重其好貨  
重其寡好之  
貨  
好去聲  
宋寺人柳有寵  
人  
刑賞乖錯若此哉  
有寵於  
宋平公  
太子佐惡之  
太子佐惡柳之  
所為  
惡去聲  
華合比曰  
合比

我殺之  
合比欲殺寺人柳  
柳聞之  
寺人柳  
乃敢用  
牲埋書  
乃掘地為坎用牲  
而告公  
而告宋  
曰合比將  
納囚人之族  
囚人華臣也襄十七年  
既盟于北郭矣  
既與華臣為  
盟于北郭矣  
公使視之  
宋平公使  
有焉  
則信有  
遂逐

華合比  
遂逐合比  
合比奔衛  
合比被逐  
於是華亥欲  
代右師  
合比為右師亥合比弟  
乃與寺人柳比  
華亥  
寺人柳合比  
也欲代合比得其所  
乃與寺人柳比  
乃與

從為之徵  
從而為合比  
曰聞之久矣  
聞  
公使代之  
平公使華亥代  
見於左師  
華  
左師曰女夫也  
言華亥汝  
必凶  
必

刑賞乖錯若此哉  
有寵於  
宋平公  
太子佐惡之  
太子佐惡柳之  
所為  
惡去聲  
華合比曰  
合比  
而或者曰宿以納  
牟夷之故恐晉討  
及已故借聘之名  
以自結於晉而因  
殺正公而據其國  
焉以故晉於宿反  
不之間噫晉之伯  
業益替矣  
穆文熙非禮之貶  
果能力辭則人自  
不敢以忽之所謂  
卑而能高下而能  
上季孫其能辨之  
彭士望左氏致戒  
闕寺不一而足  
按襄十七年經宋  
華臣出奔陳傳詳  
載其事華臣遂奔  
陳未言奔衛事此  
既為右師見於左  
師向戌見音現

注杜林共曰奔衛滅公  
予校數本皆同傳之禍  
誤未經是正已  
魏蘆按父子各有  
寵媚之人未有不  
構禍者  
直德秀次埋書伊  
戾以之誣太子痊  
矣寺人柳又用之  
以誣華合比焉區  
二小智隨用軌驗  
非為諱者之工乃  
聽者之不聰也  
經世鈔於女何有  
三語可為殘薄親  
戚者之鑒  
凌稚隆寺人柳所  
以諱右師者即伊  
戾諸太子痊故智  
平公暗不足道左  
於人何有所厚者薄無所不人亦於女何有出乎爾  
爾者也故於人亦薄宜何有於他人不能自愛於汝詩曰舉大雅宗子維城言宗子之毋

俾城壞毋使宗室衰落若城之毋獨斯畏城壞則藩  
屏皆壞獨  
居則親戚叛之  
可畏者至矣  
女其畏哉言汝眾叛親離亦可畏哉  
為二十年華亥出奔傳

○附錄 六月丙戌鄭災終十文 ○附錄 楚公子棄疾如晉  
如晉 報韓子也報前年 過鄭道過鄭國 鄭罕虎  
送女 辭不敢見辭不敢當國君 固請見  
之 鄭伯固 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 以其乘馬八

匹私面私見鄭伯 見子皮即罕 如上卿楚卿 以馬六  
匹降殺 見子產孫僑 以馬四匹降殺子 見子大叔即  
以馬二匹又降子 禁芻牧採樵禁止芻牧採樵者 不  
入田不犯 不樵樹不伐嘉 不采蕪不採蕪 不抽屋不

者言有于 君子廢君子則廢黜 小人降小人則退  
舍不為暴其所舍止 主不恩賓恩患也主人不以賓  
往來如是一往一來 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三卿  
公孫僑游皆知 韓宣子之適楚也前年如 楚

人弗逆楚不使人 公子棄疾及晉竟公子棄疾報聘  
至境迎之

師春秋之選乃其  
比伊戾亦與華亥  
比柳同尚清言曰  
宗子維城痊獨非  
宗子乎哉何其悖  
也  
穆文惠弄疾為公  
子時周慎有禮鄰  
國皆知其為君而  
靈王暴虐國人解  
體此所以終能拊  
其背而奪之位也  
孫鑣宋人則曰既  
是不是不可學他  
不是  
按注給下劇謂給  
使下賤繁劇之事  
陳傅良其將為王  
為十二年去疾得

國起  
鍾伯敬叔向蓋知  
弄疾將為王故勸  
晉侯逆之但不顯  
言耳此其知幾之  
哲也

魏禧楚辟我衷若  
何效辟八字可為  
求報睡眈者之鑒  
孫鏞雖小段亦回  
轉我衷從我作則  
匹夫

補注乃逆之傳見  
楚與晉晉畏楚  
王元美敗楚師者  
非遠洩也而洩伏  
其誅故經書遠罷

伐吳以正之

陳明卿魯倚晉伯  
而又婚吳以故申  
之會不與焉乃今  
晉益不競而楚且  
伐吳於是不得已  
而通好於楚蓋不  
待遠啓強之召已  
服楚而將朝之矣  
而左傳以為用敗  
楚強雖敗猶諱之  
魯其敢甲乎  
補注甲敗也魯使  
卿甲敗則杜氏不  
告非事實矣

音  
晉侯將亦弗逆晉平公亦欲不叔向曰楚辟言楚

僻○僻音我衷言晉人若何效辟若何效楚詩曰舉

雅角引詩爾之效矣上之民胥效矣下皆相從我而已從

中正之法而巳焉用效人之辟安用效學他人之書曰逸聖

作則則法也聖人可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寧也寧

而則人之辟乎而法則他人匹夫為善單獨一夫

民猶則之民猶信之况國君乎何況國君之尊晉侯

說晉平公喜乃逆之乃使迎公子棄疾秋九月大

雩旱也旱祭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楚子執之楚

逃歸儀楚懼其叛也楚人懼徐使遠洩伐徐遠

王執王執逃歸儀楚懼其叛也楚人懼徐使遠洩伐徐遠

楚大夫吳人救之吳救令尹子蕩帥師伐吳令尹子蕩

師于豫章也師于豫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

吳人敗其師于房鐘房鐘吳地吳敗子獲宮廐尹棄

疾宮廐尹棄疾闕韋龜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歸

於遠洩以其冬叔弓如楚聘魯使叔弓且弔敗也

弔楚為吳所敗十一月齊侯如晉齊景公請伐北燕也生

主請伐北燕士匄相士鞅逆諸河士匄即士文伯與士鞅

七鞅為介也得敬逆來晉侯許之晉平公許十

二月齊侯遂伐北燕齊侯自晉遂將納簡公簡公即

三年出奔齊晏平仲私不入言北燕簡公燕

今將納之晏平仲私不入言北燕簡公燕

陸德明古本士凶  
作王正士凶是范  
宣子即士鞅之父  
不應取其父同姓  
各人以爲介依王  
正爲是

有君矣北燕已別民不貳燕民既無吾君賄齊君又  
左右諂諛齊君左右皆讒作大事不以信欲作大  
未嘗可也爲明年暨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九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魯昭公六

梅谿 林堯叟唐翁

昭經七年  
陸淳爾雅云暨及

經七年丙寅春王正月暨齊平

平不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后書是故昭

也又曰暨不及也  
今據實言之乃是  
齊及魯平非魯欲  
之不可言會齊平  
又不可言齊及我  
平故書曰暨以明  
外及內且非魯志  
也

而稱焉蓋不于齊也三月公如楚叔孫婁如  
齊泣盟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夏四月甲辰  
朔日有食之齊尋舊好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襄公卒子  
九月公至自楚靈公元立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子  
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趙鵬飛魯交事晉  
楚前年公如晉則  
今不得不如楚耳  
許翰始暨齊平故

盟以結好  
汪克寬自如楚今

七越月危公之意  
可見矣

家鉉翁自季友至  
行父雖專魯國猶

無悖於巨節至於  
宿乘主幼盜兵權

伐國取地以自私  
襄公幾為所逐自

後世言司馬懿其  
人也至昭師遂移

宗社意如逐君宿  
所命也其魯之大

盜坎  
傳七年

張半菴杜注齊求  
於燕而與之平今

推之經例暨齊平  
之文正與及齊平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見經 齊求之也

○錄 癸巳齊侯次于橈

燕人行成

孫哲曰 齊大受服而退

侯釁而動

人歸燕姬

賂以瑤薶玉櫝

為王旌以田

芊尹無字斷之

曰一國兩君

及即位

字執之

於王宮

經略

之制也

食土之毛

何非君土

故詩曰

普天之下

莫非

齊求之也 齊伐燕 燕人賂之反

○錄 癸巳齊侯次于橈 燕人行成 燕人自不知不聽命 敢不聽命 敢不聽命 敢不聽命

孫哲曰 齊大受服而退 侯釁而動 侯釁而動 侯釁而動 侯釁而動

人歸燕姬 於齊侯 賂以瑤薶玉櫝 瑤玉也 櫝 賂也 瑤耳

為王旌以田 楚靈王之為 為王旌以田 旌 游至於軫

芊尹無字斷之 芊尹 楚官 無字 各 斷子圍之旌

曰一國兩君 令尹 僭為王旌 是一國兩君也 其誰堪之 楚國何

及即位 既篡位 為章華之宮 章華 納亾人以實之

字執之 無字就官 有司弗與 王官之有司 不曰執人

於王宮 且謂無字就 其罪大矣 罪莫大於此 執而謁諸王 謁

經略 天子經略天下 諸侯正封 諸侯封疆有定 古

之制也 古先之法 制也 封略之內 諸侯封內 何非君土 君者

食土之毛 毛 草也 言食 誰非君民 天子

故詩曰 北山詩 普天之下 大天之下 莫非

孫鑣敘事有步驟 有熊

陳傳良不克而還 傳釋經書平罪齊

無討燕之實且為 十二年納欵起本

孫鑣敘事有步驟 有熊

陳傳良不克而還 傳釋經書平罪齊

無討燕之實且為 十二年納欵起本

孫鑣敘事有步驟 有熊

及鄭平句法相似

而下文又有叔孫

蒞盟之事相類且

左氏下文明說燕

人行成而上文又

以為求之文法者

自相背故服虔亦

疑之今若截齊求

之也四字正解齊

魯之平而以癸巳

以下左終齊燕事

則兩得之矣蓋左

氏本無誤而杜注

之誤也

陳傳良不克而還

傳釋經書平罪齊

無討燕之實且為

十二年納欵起本

孫鑣敘事有步驟

王土莫非周王之土地率土之濱濱涯也言率土之涯莫非王臣莫非周王之臣

天有十日自甲至癸凡十日人有十等自王至臺凡十等下所

以事上下之人所以服事其長上上所以共神也上之人所以敬共其鬼神也

故王臣公臣者服屬之以上為臣也下皆同大夫大夫侯國大夫之屬士士謂能理庶事士臣皂皂謂

大夫大夫侯國大夫之屬士士謂能理庶事士臣皂皂謂

皂皂與眾也謂佐皂舉眾事也與與眾也謂佐皂舉眾事也臣臣者服屬之以上為臣也下皆同隸隸謂隸屬僚僚謂僚屬

僚僚謂僚屬僚僚謂僚屬僚僚謂僚屬僚僚謂僚屬僚僚謂僚屬

馬有圉養馬曰圉牛有牧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上下相承所以供待百事

今有司曰今王有司乃曰女胡執人於王宮言汝何敢執人於王宮

將焉執之如此則將安所執其逃囚之臣周文王之法言周文王之法

曰有荒閱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也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

盜同罪其罪與作盜同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封疆至於汝水若從有

司今若從有司之言是無所執逃臣也則是臣僕逃囚不逃

而舍之臣僕逃囚而遂舍止之是無陪臺也則皆將相帥而逃

王事無乃闕乎國家之事母乃有所廢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

昔周武王作泰誓三篇數商紂之罪以告諸侯以播告其惡於諸侯曰紂為天下

逋逃言天下之有罪而逋竄萃淵藪萃集也人

于深淵獸集故夫致死焉故夫人皆欲致死力計君

指以為盜橫而無魏世倣比之紂而指以為盜橫而無

于深淵獸集故夫致死焉故夫人皆欲致死力計君

指以為盜橫而無魏世倣比之紂而指以為盜橫而無

指以為盜橫而無魏世倣比之紂而指以為盜橫而無

李于鱗此節解有司執人於王宮莫非王土而執人亦所以供王事穆文熙無字執人王宮數其納凶之罪此在賢君且難見容而況暴虐如靈王者乃能取其凶而還之顧不大異哉此無字之子所以德之而殉之以二女與按人有十等說既見五年有圖孫鑾魯句連下至圍牧却作偶語承是又勢操縱合如此其有節奏

淵參釋齊要畧云自營為八八為公言正無私也大夫者夫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服虔云皂造也造成事也與眾也佐皂舉眾事也隸隸屬于吏也僚勞也其勞事也僕僕賢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按說文古私字八古背字

魏世倣比之紂而指以為盜橫而無

禮矣楚靈從之茅  
焦諫始皇亦以強  
辭喝之而聽楚圍  
秦政至凶暴也凶  
暴人往二可以強  
直之辭氣奪之  
呂東萊無字謂盜  
有所在以刺王則  
往而慙王自謂盜  
有寵則戮而辱君  
與臣之言無一可  
也  
陳傅良遂赦之傳  
載椒舉遂啓疆羊  
尹無字之辭見楚  
所以能疆

王始求諸侯今靈王始求諸侯而則紂而法則紂無乃不

可乎言其甚不可也若以二文之法取之若以周楚二文之法而取盜

有所在矣言靈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而汝也言取汝

盜有寵盜有寵靈王戲言若以二文之法指我為盜則我方有寵於君未可得也未

得而遂赦之遂赦無字為葬靈王張本楚子成章華之臺臺今在華

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大宰遠啓疆曰楚大夫

臣能得魯侯言臣召魯侯使之來朝遠啓疆來召公遂使遠啓疆來魯召

公辭曰致辭昔先君成公昔魯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

嬰齊楚令尹子重也曰吾不忘先君之好言我不忘楚先君之好去聲將

使衡父照臨楚國成一年魯使公衡為質於楚以請盟故言照臨楚國鎮撫其

社稷鎮安撫緩楚國之社稷以輯寧爾民以和輯安寧楚國之民人嬰齊受

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奉承以來嬰齊自受命成公以來弗敢失險不

敬之至也而致諸宗祧奉成公此語告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

引領北望楚居南方故引領北向以望中原日月以冀日

傳序相授傳國次序以相授受於今四王矣四王共王

嘉惠未至魯君朝楚嘉惠未嘗一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康王郊故

孤與其二三臣時我楚悼心失圖

悼心失圖哀感况能懷

思君德而况能思念魯君來朝之德今君若步玉趾君若能步舉

辱見寡君辱來見我楚君寵靈楚國寵光威靈及於楚國以信蜀之

傷煩得刪數語當

元傳平林

孫鑣曰字無謂恐有誤  
按孔疏本曰作日謂往也宋板墓刻本據本並作日恐悞  
劉懷恕成章臺而名諸侯遂啓疆無也  
一言以諫其非反曲詞以微魯公魯公畏其見凌亦遂如楚無一可者春秋書公至自楚蓋譏之矣  
係鑽文儘工但稍傷煩得刪數語當

楚送康王葬

其心傷悼

失所圖謀

皇暇也國有大喪社

况能懷

更城

附見按蜀魯地成  
公三年盟于蜀  
行期即見魯公赴會之  
期也若見伐之期會焉  
得知之又非所當問

評苑見魯君子往  
日司盟之地以請  
先君成公之賜蓋  
言將伐魯也昭公  
畏楚將往朝焉  
雁參師古曰黃帝  
子纁祖好遠遊至  
于道後人以爲行  
神鄭周禮大駭犯  
駭注行山曰駭犯  
之者封土爲山象  
以言芻棘柏爲神  
主既祭以車轍之

役以示于蜀致君之嘉惠致魯君之嘉惠於楚是寡君既受祝

矣是楚君既受魯君來朝之賜矣何蜀之敢望不敢望如蜀其先君

鬼神其二國先君與盟誓之鬼神實嘉賴之實嘉美而豈唯寡君

實受其賜君若不來魯君若不親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期

○使寡君將承質幣謙言楚君得奉承相見而見于

蜀而見魯於往日盟蜀之地○見音現以請先君之祝請問也以問成

公將往魯公將往朝楚夢襄公祖夢見襄公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

果行言魯君必不果去朝于楚襄公之適楚也襄公二十八年如楚夢周公

祖而行襄公嘗夢周公祖道而後成行今襄公實祖今襄公實爲君

其不行魯君其將不去子服惠伯曰行言魯君必去先君未嘗適

楚先君謂襄公未嘗往楚故周公祖以道之故周公祖祭以開道之襄公

適楚矣今襄公已往楚矣而祖以道君而襄公祖祭爲昭公開道不行何

之之往也不去朝三月公如楚昭公往朝于楚鄭伯勞于師

之梁鄭簡公迎勞魯侯于師之梁之門○勞去聲下同孟僖子爲介孟僖子仲孫獲

不能相儀不能相郊勞之儀及楚及至楚國不能答

郊勞不能答楚人郊勞之禮○夏四月甲辰朔日

有食之經晉侯問於士文伯士文伯名每晉平公曰

誰將當日食言誰將當日食之災對曰士文魯衛惡之言二國受其凶

惡○惡如字衛大魯小禍在衛大公曰何故平公又問何故

衛大魯小對曰士文去衛地衛地豈韋也日食於如

不同如此伯答去衛地豈韋之末故去衛地如

而去喻無險難也

陳傳良公如楚傳  
言魯從楚之不得  
已也  
鍾伯敬昭公屢朝  
於晉而不納又迫  
於強令而朝楚卑  
辱亦甚矣



孫應鰲立良止以  
安民心也立公孫  
洩使氏不疑于良  
止也意遠事當

補注以分野論日  
食受災之國亦謬

魯地魯地降婁也食至降婁之始乃息故曰如魯地  
於是有災災發於衛地魯實受之魯實受其餘禍其大咎其災

其衛君乎其衛君實當此咎魯將上卿魯將上卿當之八月

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平公

對曰不善政之謂也答言

國無政國無善政不用善不能信則自取

謫于日月之災則自取謫于天而故政不可不慎

務三而已為政之所先一曰擇人選

二曰因民因民所利三曰從時順從四時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李孫

王元美謝息知一  
已之利害不可與

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謝息為孟孫守謝息孟倍子

而不知一國之利  
害有不得不與者

不可不肯以曰人有言曰人有常雖有

若季孫所言則勢  
所必及

挈餅之知挈餅及者喻雖有挈守不假器為人守器

言雖有挈餅之小  
小智識為人守此

禮也禮當夫子從君夫子謂孟倍而守臣喪邑而

汲器尚不肯以假  
入為主守器禮當

雖吾子亦有猜焉言雖季孫亦季孫

陳廣野季孫始以  
勢免繼以利誘此

不聽晉又不聽從晉魯罪重矣是增重魯晉師必至

直得說人之術  
穆文熙晉恨魯之

吾無以待之魯必無以待不如與之不如

楚來治杞田則成  
在所必取矣季孫

吾與子桃子謂

既欲與之復曰間  
言我以桃

成反他日取誰敢有之必復歸之孟氏是

逾約招禍曷已此其為遷就之說以欺守臣耳胡能行哉

孫鑣議論文機全與戰國相似但鍊

縱法稍異耳

補注為祀取成不

書說見襄二十九

年昭定哀春秋非

公命而書者多矣

杜說非陳氏曰傳

言季氏專不待公

命

得二成也

是孟氏得桃

魯無憂

魯無

而孟孫益邑

氏多益

子何病焉

子謂謝息又

辭以無山

謝息又辭

與之萊柞

與之萊柞二山

乃遷于桃

謝息乃

為祀取成

不書非公命

楚子享公于新臺

新臺

使長鬣者相

鬣鬣也欲先奪

好以

大屈

大屈弓名宴好之賜

遠啓疆聞之

楚大夫遠啓疆

而悔之

而楚子

遠啓疆聞之

楚大夫遠啓疆

公語之

昭公以所賜告

拜賀

略疆拜

何賀

魯公因問

對曰齊與晉越

言齊與晉

寡君無適與也

楚君不知

而傳諸君

適與何人

欲得此大屈

何足為賀

對曰齊與晉越

言齊與晉

入何故復用小知大屈傳

取之得弓失禮與於晉君

信其所失不愈大

君其備禦三鄰

三鄰謂齊晉越也言齊

慎守

寶矣

謹慎保守此

敢不賀乎

魯之得寶

乃反之

乃以大屈還楚不敢受傳

公懼

聘于晉

孫僑

晉侯有疾

晉平公

韓宣子逆客

私焉

與子產

曰寡君寢疾

言晉平公

於此凡三月

並走群望

晉所望祀山川

有加而無廖

今夢黃熊

熊音雄獸名亦作熊

入于寢

如字蓋平公夢見黃熊

其何厲鬼也

問此夢是何

對曰

子產

其何厲之有

子謂韓起

其何厲之有

其何

昔堯殛鯀于羽山

羽山在東海

其神化為黃

鬼神

敢為惡

其神化為黃

其神化為黃

鬼神

盟主得奸其祀乎厲之有

羽山在東海

其神化為黃

鬼神

陳眉公鬼神不欺

非類鯀信能為崇

以指為狀則夏之

祀有祀存焉是天

子之事守也晉雖

敢為惡

其神化為黃

鬼神

盟主得奸其祀乎厲之有

羽山在東海

其神化為黃

鬼神

子產而誠有比言  
則初言出入飲食  
哀樂所致者豈其  
矛盾至此吾感焉

熊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解者曰獸非入水之物故是三足鼈也

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膳斯豈熊化為一物乎實為夏郊祭禹父夏家郊祭之三代

祀之夏既郊祭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晉為盟主言周衰晉為盟主得

祀天子其或者未之祀也乎或者未嘗致祀於夏郊韓子祀夏

郊晉侯有間賜子產昔之晉侯病差方鼎昔所

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

曰日君以夫公孫段段之子三年

為能任其事為能當其君之事而賜之

州田賜段州田今無祿早世此年正月不獲久享君

德不得承久享受其子弗敢有公孫段之子不敢

以聞於君不敢以歸田私致諸子敢私致邑宣子辭

韓宣子辭不肯受子產曰古人有言古人有曰其父析薪其

而為薪其子不能背負有荷以歸其其子弗克負荷家荷擔也以微薄喻貴重

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施豐施也言尚恐不

况能任太國之賜而况能任當大縱吾子為政而可

吾子謂韓起縱執後之人謂後代宣若屬有疆場之

言若有煩言治晉鄭疆敝邑獲戾將以鄭取而豐氏

受其大訖此邑必受夫訖吾子取州若韓宣子是免

敝邑於戾是免鄭國而建置豐氏也而豐施免父大

也

最不可不知  
孫鑿此下三事俱  
子產聘晉時所論  
說因而帶敘  
經世鈔私致諸子  
子產亦知其情却  
回護得好  
穆文昭大凡非允  
之獲決當力辭之  
蓋與其人奪寧直  
奪子產辭田之論  
其知義哉  
按注微薄謂父子  
折薪負薪貴重謂  
公孫段父子在官  
也

經世鈔敢以為請  
宣子雖有私欲尚  
是顧名義人

孫鑿鄭人以下兩  
章又是因子產答  
趙鞅追叙緣由來  
歷

謝文遊世俗固怕  
鬼然往之彼此相  
造騰播以取戲只  
相驚以伯有一語  
將此種情弊寫出  
如見  
魏世倣一或字便  
見指實不得即是  
妄傳或帶段既死  
而人為是夢以神

之取  
郭眉菴子產於伯  
有之祟則立其後  
於禪竈瓊室玉瓚  
之用則却斷然行  
之不惑此非真知  
鬼神之情狀者不  
能有此定力也  
右星子產為鬼之  
論實根至理易之  
精氣為物神游為  
變始此之謂  
補注劉炫曰段即  
豐氏當言駟氏黨  
字之誤  
同上吾為之歸也  
何休膏肓曰孔子  
不語怪力亂神以  
鬼神為政必惑眾  
故不言也今左氏

敢以為請敢請以田宣子受之受州以告晉侯以鄭

謂與趙文田與病有之田為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

伯有伯有殺之至是以其鬼而相驚○錄鄭人相驚以

則皆走皆驚不知所往驚畏鑄刑書之歲三月在前

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或人夢見曰此回字以下

伯有伯有壬子六年三月三日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皙殺伯

明年壬寅此年正月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

及壬子駟帶卒及所夢年三月國人益懼鄭國之人

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正月壬寅公

人愈懼鄭國之人以夢其明月此年子產立公孫洩

殺子孔今立其子使有宗廟及良止良止伯有之子

以撫之以撫慰伯乃止伯有乃止子大叔問其故

子大叔即游吉問子子產曰鬼有所歸言鬼有所歸

乃不為厲乃不為惡厲吾為之歸也我立二人使有

也此所以解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

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從政之道有所反之民不可

故為政有所反之於正以取媚也民使之順聽不媚不

道如立公孫洩之類

五傳平林卷二九

以此令後世廢仁義而祈福於鬼神此大亂之道也鄭玄箴之曰伯有思人也其死為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增補合注此子產權宜制變之計彭士望非子大赦子產必不說出亦所以訓之也

至元美觀此言則知幽陰之鬼神皆由陽明之界所作用之強弱而成

信說而後信之民苟不信民不從也不信民不從也信而後從其言民苟不信不從

及子產適晉及子產至是如晉聘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

曰伯有猶能為鬼乎言伯有既死尚能為鬼有是乎子產曰能答言何故

不人生人之有生始化曰魄魄形也始化為形其神既生

既生魄魄屬陰主靜至靜生動陽也魄陽用

物精多物權勢也精精爽也則魂魄強居後氣故魂強養移體故

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精者神之未著爽者明之未融是以積精而至於神

積爽而匹夫匹婦強死假如匹夫匹婦不病而強死其魄強上聲下同其魄

魄猶能馮依於人其遊魂為變尚能馮依於賤人之身○馮音憑以為淫厲

以為淫厲淫昏厲惡之鬼况良霄何况伯有我先君穆公之胄鄭穆公生公子去疾

子良之孫子良生公孫子耳之子子耳生良霄即伯有敝

邑之卿世為鄭卿從政二世矣去疾輒良霄三世執鄭政鄭雖無腆鄭雖

微薄抑諺曰抑俗諺有曰蕞爾國蕞小貌言而三世執其

政柄而三世為卿執為政之權柄其用物也弘矣其用權勢則甚弘大其取

精也多矣其致精爽則甚衆多其族又大其宗族又盛大所馮厚矣良

而強死而以此不病強橫而死能為鬼能為厲鬼不亦宜

乎言其宜也傳錄子皮之族罕虎之宗族飲酒無度相

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

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年罕朔殺罕

罕朔罕朔即馬師罕朔奔晉殺龜韓宣子問其位於子

產問罕朔可子產曰君之羈臣謂罕朔出奔乃苟得

容以逃死苟得容身何位之敢擇何敢擇所處卿違

大凡卿以從大夫之位降位一等罪人若有罪而去國以其罪降

罪重則古之制也此古先之法朔於敵邑罕朔之亞大

夫也大夫居之官馬師也馬師職也獲戾而逃得罪

唯執政所實之惟晉之執政得免其死得免其死

為惠大矣其為恩惠又敢求位豈敢又宣子為子產

之敏也韓宣子以子產敏使從嬖大夫嬖大夫下大

言於范獻子范獻子曰衛事晉和睦言衛之事晉

不禮焉禮於衛庇其賊人賊人謂孫林父而取其地

地謂戚田謂襄二十六年晉疆故諸侯貳諸侯事晉

詩曰舉小雅鵲鳴在原鵲鳴渠也其在原

兄弟急難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又曰亦常死

喪之威威畏也言有兄弟孔懷兄弟至親宜甚相兄

弟之不睦晉衛兄弟也至親於是不弔於是乎不

况遠人而况遠誰敢歸之誰敢望晉今又不禮於衛

之嗣嗣新君也言今若廢衛必叛我衛必怨是絕諸

侯也是棄絕諸侯獻子以告韓宣子范獻子以晉大

宣子說韓宣子喜悅其使獻子如衛弔使范獻子

子說音悅

附見鵲鳴水鳥共  
母飛鳴在原野以  
比兄弟急難

附見亞大夫亞上  
大夫也  
李重子產之敏  
不但能尊也而且  
花及罕朔士君子  
立身固不可最哉

公之且及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衛齊惡告喪于周衛使大夫齊惡

以襄公之且請命且請王命以為光寵王使成簡公如衛弔成簡公弔

公王卿士也如且追命襄公且追賜策命於襄公曰辭

叔父陟恪陟登也恪敬也在我先王之左右言襄公在左右

右周之先王以佐事上帝帝天也言佐事天地神祇余敢忘高圍亞圍

景王追命衛襄故言敢忘二圍追命之典○九月

公至自楚公三月如楚今告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孟僖子不能相儀及

答郊勞以此為乃講學之乃講習而問學之苟能禮者從之

苟能知禮之人及其將死也孟僖子卒在召其大夫

召其屬大夫而囑之自此以下皆錄於此曰僖子禮禮為道

之幹也人之有禮如木之有幹無禮無以立人無禮無以立其身木無幹無以立

其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將有達於至道者姓孔名丘蓋僖子卒時

孔子已年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之後也而滅於宋孔子六

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

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閔公適子及正考父弗父

嘉之父也佐戴武宣正考父輔佐宋戴公三命茲益

共而益共三命上卿也言考父位高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

一命而僂初受一命其容僂然再命而僂及受再命其容

上聲僂於三命而俯及受三命其容俯然循牆而

走恭敬之甚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言我亦不敢侮慢於人饋

滙參按此只不忘先王親親之意注似鑿陳傅良高圍亞圍傳言周衰諸侯多不待命而自立

魏禮將死猶以為念不忘教子真可謂能補過湯睡菴以達者稱

孔子而必推其祖之共德以此見聖人之發祥遠矣傷子能知之可不謂賢哉

經世鈔文此只  
完則意與上文無  
涉然隨公自足不  
敢求多正與上文  
相關

張天如孟僖子能  
屬子於既沒而不  
能托國於生前豈  
欲用孔子而不及  
猶或有不能用者  
存於

蕪職以僖子之賢  
而知夫子之為聖  
人也使其未也而  
授之以政則魯為  
東周矣

經世鈔以定其位  
或謂僖子不能於  
未也時授夫子以  
政非也魯之權豈

於是爾雅云餽饋也於是鼎中鬻於是孫炎云鬻鬻

中為鬻亦至○鬻音粥以餽余口皆言儉之至也其共也如是

考父恭敬臧孫紇有言仲之曰聖人有明德者聖

有如此者若不當世若不當世若不得當世其後必有達

人其後世子孫必有今其將在孔丘乎今其將在仲

我若獲沒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敬叔何忌

即孟懿子皆僖子之子也夫子謂仲尼○屬燭說悅使事之使師而

學禮焉而從仲尼以定其位知禮則位故孟懿子即

與南宮敬叔即上師事仲尼事孔子仲尼曰尼

論其能補過者能補益之者君子也君子也

僖子所得操耶  
俞寧世成王顧命  
之言曾子易簣之  
語孟僖學禮之訓  
先王戒禪之書見  
力學至死不衰今  
人以傳科第為傳  
經分田宅為貽後  
何曾曉此等議論  
也弗父何之讓德  
正考父之謙德隱  
而不彰歷世栽培  
乃誕至聖不獨成  
湯微子之應也積  
善餘慶匪朝伊夕  
士大夫其勉之

舉小雅鹿鳴詩君子是則是效言君子之德可以孟僖子可

則效已矣孟僖子能補過合錄單獻公棄親用羈

也其親戚而用羈旅之士○單善冬十月辛酉襄

頃之族襄公頃公之父此獻公怨其棄親而立

成公成公之弟十一月季武子卒即季晉侯謂伯瑕

伯瑕即士文曰吾所問日食言我此年四月從矣

從子之言衛君可常乎可常必對曰士文不可

六物不同歲時日月星民心不壹政教殊異故事

序不類事序變易官職不則治官居職同始異終或

其始而胡可常也胡可常也胡可必詩曰北山詩或燕燕居息

其終異其終胡可常也胡可必詩曰北山詩或燕燕居息

五傳平本卷五十一

三十一



陳傳良殺獻公傳  
見而下相殺雖王  
卿士不書

或惟悴事國詩作盡瘁義同謂  
或憔悴以從國事  
其異終也如是其所終極  
不同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六物之義  
平公又問

何對曰士文伯  
又答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言此六者  
是謂六物公

曰多語寡人言詳以  
告我辰而莫同凡謂之辰  
辰之類其義莫同

何謂辰何者謂  
之辰對曰日月之會一歲之中日月行  
度凡十二交會是

謂辰所會謂  
之辰故以配曰謂以子丑  
配甲乙○衛襄公夫人姜

氏姜氏即  
宜姜無子宜姜無  
所生子嬖人媯始生孟縶襄公嬖寵  
之人曰媯

始者生子名孟縶音周又抽始庵入聲○媯

違之孫烝鉏也康叔使孔成子立元以  
為衛君夢時元尚未生余使

羈之孫圉羈孔烝鉏子圉  
又羈之孫也與史苟苟史朝子相之相元以  
為君○

相去聲史朝亦夢康叔謂己史朝衛大夫亦同  
時夢康叔謂己余將命

而子苟而汝也言我  
將命汝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孔烝鉏即  
孔成子羈

之孫圉是為相元相元以  
為衛君史朝見成子史朝見孔  
成子烝鉏告

之夢史朝以己所  
夢告成子夢協協合也史朝所夢  
與成子所夢協合晉韓宣子

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一  
年媯始生子衛襄公之嬖人  
媯始又生子

名之曰元媯始少子乃  
孟縶之弟也孟縶之足不良病  
廢弱行跛孔

成子以周易筮之孔成子即烝鉏以  
周易筮其吉凶曰首占  
曰元尚享

衛國尚庶幾也言元  
庶幾享有衛國主其社稷能主衛  
之社稷遇屯震  
下

坎上又曰再占  
曰余尚立縶言我庶幾  
立孟縶尚克嘉之嘉善  
也庶

幾縶能善於元遇屯見上  
文註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  
九爻變為比比之

孫鑷屯初爻辭利善於元

劉懷恕元未生而  
有夢既生而遂名  
之得毋迎合附會  
之意乎然縶之跛  
足則不可建侯矣

附見以子丑配甲  
乙之十干明非一  
處也  
孫鑷叙而夢語亦  
古隋文法畧變便  
見態

居貞利建侯

楊升菴衛定嗣君也國有故典弗替廷有元老弗詢而顧藉口於康叔之慶比擬於武王之筮是遵何說哉且蔡無良足已不可君而襄公無他子則非元之黨立其誰敢借立又烏用是夢與筮為也意者舍長立少見謂弗順過計者姑假之以一人心焉事寧有之

卦以示史朝以筮所得史朝曰元亨史朝答言筮卦曰屯元亨所筮乃元與繫乃元與繫又何疑焉何可疑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屯謂長矣可以當元孟非人也孟繫足跛非全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不可謂長不可謂長且其繇曰且屯卦之繇辭有曰利建侯侯言其利在於嗣吉何建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建建今既非嗣也今以位不定上嗣得吉乃二卦皆云謂再得子其建之子謂孔成子其康叔命之命名也武王所用也此周武王所用弗從何為若不從

滙參數句以主社稷為主應前語也

何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侯主社稷侯為社稷之主臨祭祀臨祭祀奉民人奉養民人事鬼神敬事鬼神從會朝從諸侯之會朝又焉得居其勞如此又安各以所利孟跛利居元吉利不亦可乎言其可也故孔成子立靈公孔成子立元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

左傳評林卷五十一

五十五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雅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一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昭公七年

經八年丁卯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首惡從殺例

故稱弟又稱世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哀公卒是年滅陳十

○叔弓如晉賀虎 ○楚人執陳行人

于徵師殺之稱行人明罪 ○陳公子留留為招

出奔鄭所立未 ○秋蒐于紅紅魯地書蒐始此○蒐狩不書

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

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

陳世子偃師以甚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紅戶東反 ○陳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昭經八年

孫復陳哀公二子

太子偃師次子留

公弟招與大夫過

皆愛留欲立之哀

公疾遂殺太子偃

師以立之留廢孽

也偃師家嗣也招

以叔父之親不顧

宗社之重殞家嗣

以立廢孽致楚滅

陳皆招之由也故

曰陳侯之弟招殺

陳世子偃師以甚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一

魯昭公七年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八年丁卯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首惡

故稱弟又稱世從殺例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哀公卒是

三年楚平王復年滅陳十 ○叔弓如晉賀虎 ○楚人執陳行人

干徵師殺之稱行人明 ○陳公子留出奔鄭留為招

成君而非行人罪 ○秋蒐于紅魯地書蒐始此 ○蒐狩不書

分公室季氏擇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

于紅也自根牟至于商衛華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

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

陳世子偃師以甚

陳

左傳評林卷五十一

與田元繼句賣

招之惡也

家鉞翁陳殺太子

罪在一招行人何

靈因陳亂以為利

殺人以行其詐也

高開偃師曰世子

留曰公子別嫡庶

孫復公子留已立

復稱公子者以著

公弟招殺世子偃

師之罪且明留之

不當立也

薛季宣春田而秋

行之于紅非常處

非時之待不於其

常地見三家之擅

也舍中軍變蒐禮

見兵權之移於下

且奪民時也

鄭玉過不去大夫

公子所以明招之

為首使招不得以

過說於楚以掩其

此魯石

抑發錄

不能言者

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與招共殺偃師書

○大雩

無傳招之

○葬陳哀公

魯往會故書

○殺陳孔與

無傳復稱公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稱將帥不以告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子凡已卒

○傳八年

附錄

春石言于晉魏掄

晉魏邑之掄地

有石忽作人言

晉侯

問於師曠

師曠

石不能言

或馮焉

不然

○大雩

無傳

○葬陳哀公

魯往會故書

○殺陳孔與

無傳復稱公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稱將帥不以告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子凡已卒

○傳八年

附錄

春石言于晉魏掄

晉魏邑之掄地

有石忽作人言

晉侯

問於師曠

師曠

石不能言

或馮焉

不然

民聽濫也

抑臣又聞

怨讟動于民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傳八年  
楊升菴石而能言  
此則前申生之夢  
秦謀之蘇並左氏  
之誣也

經世鈔柳臣又聞  
之纒折入本旨  
穆文熙師曠既據  
理謂石不能言又  
述所聞以為諷諫  
果君子之言信而  
有徵者乎後問流  
轉終歸於諫故叔  
向與之

俞寧世是宮也成  
師曠言石言之應  
叔向言石言之應  
唐錫周叔向云是  
宮也成君必有咎  
審爾即謂賀者在

堂用者已在門可  
也

謂非正言而俾躬處休休安逸也以信而不僭僭能使其身自處安逸也其是

之謂乎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於諫故以比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與今諡詩小異

是宮也成虎祁之宮若成諸侯必叛四方諸侯必皆背叛君必有咎謂

平公必夫子謂師曠其知之矣夫子知之矣為十年晉侯彪卒傳陳哀

元妃鄭姬元妃哀公生悼太子偃師鄭姬所生二妃生

公子留留哀公次夫人所生下妃生公子勝勝哀公次夫人所生二妃嬖

次夫留哀公次夫人所生留有寵其子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

公以公子留屬託二人人屬音燭哀公有廢疾陳哀公病廢三月甲

申公子招即司徒招公子過皆哀公弟殺悼太子偃師二子殺

而立公子留立次夫人所生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哀公

憂患自殺經書辛丑從起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

立君且告楚以公子公子勝愬之于楚公子勝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于

楚人執而殺之殺于徵師公子留奔鄭公子留懼討故出奔鄭書

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經書罪在招也言招有專殺之

罪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經書罪不在行人也疑

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叔弓如晉經文賀虎祁也賀官成游吉相

鄭伯以如晉游吉即子大亦賀虎祁也亦賀官成史趙見

子大叔子大叔即游吉曰甚哉言其甚也其相蒙也蒙欺也

鄭伯來賀實甚相欺可弔也窮土木興怨而又賀之何為子

大叔曰即游吉若何弔也如何可弔其非唯我賀非惟鄭國畏晉

陳傅良罪在招也  
嫌同衛鮒陳黃故  
別釋之

陳卧子前年楚成  
章華臺欲諸侯落  
之至其晉成虎祁  
臺諸侯皆往賀之  
晉之效尤如此伯  
業之不振宜哉

陳傅良傳見子產  
譏銅鞮師曠諷虜  
叔向亦云以見  
晉之不競

左傳言林卷五十一



問而遂謙之耳授誨子

猶懼其不濟

猶恐子良不能成人

吾又寵秩之

謂為之立

日者無守竟以不信之讒及子欽

其若先人何

先人謂子尾子雅先世相好

子盍謂

子盍謂

酒而遂之以分其室則按甲之情見矣

之勸相子何不告

周書曰

惠不惠

言當施惠於不惠者

茂不茂

茂勉也勸勉於不勉者

康叔所以服弘大也

此康叔所以服行弘

大桓子誓類

桓子稽類以謝子旗

曰頃靈福子

頃公靈公樂氏所事之君言其

降福子吾猶有望

言我尚望子旗惠及於己

遂和之如初

和樂高二家如初時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二子共攻偃師今招歸罪於過

補注歸罪於過者招也以討亂告故稱人與晉先都士殺同

而殺之此招所以不死而得放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

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十二年立為陳之亂有善有惡患公者也棄疾奉以圍陳討亂也

宋戴惡會之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

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

輿廢

淫之事是非不相掩也圍恃疆行暴利陳之土地而滅之非有討賊之義故先書滅陳

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興象也袁克廢人之貴者殺其人將殺之楚人將請寘之袁克請置馬玉不用既又請私

袁克又請私

私於幄

加經於額而逃

加首經而逃去不欲

使穿封戌為陳公

戌楚大夫滅陳為陳縣使戌為陳縣公

役不諱

城麋之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頡故曰不諱

侍飲酒於王

王飲酒

王曰

城麋之役

言向者爭皇頡之事

女其辟寡人乎

汝必避我不敢爭皇頡也

之及此

對曰

若知君之及此

言若蚤知靈王篡位為君

致死禮

禮我必為郊敷盡臣

以息楚國

以寧息楚國之禍

問於史趙

晉平公問陳滅問於史趙

曰陳其遂亡乎

言陳為楚所滅其遂亡乎

補注傳見楚子稱

陳以討招為名

同上傳言楚實利

者皆魯史變例

楚墓避其僭號二

以楚告而書不書

見有魯會不書墓

者今案墓陳哀公

墓者於楚楚康王

公見有魯不書會

陳傅良於墓陳哀

公見有魯不書會

墓者於楚楚康王

見有魯會不書墓

者今案墓陳哀公

墓者於楚楚康王

以楚告而書不書

見有魯會不書墓

者今案墓陳哀公

墓者於楚楚康王

公見有魯不書會

墓者於楚楚康王

見有魯會不書墓

者今案墓陳哀公

墓者於楚楚康王

以楚告而書不書

見有魯會不書墓

者今案墓陳哀公



師譏不在弄疾

鍾伯敬穿封成當

弄疾之問其詞肯  
慷慨若此度當時  
之能死禮亦必有

穆文熙盛德固必  
百世祀太公之德  
未必不盛何陳遂

代而有之乎此皆  
其理之不可知者  
也

至元美天顯頃之  
齋有民社者不獨  
陳矣若楚與趙盛  
為顯諸侯秦後乃

對曰史趙未也言陳未公曰何故公又問何故已對

曰史趙陳陳之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歲在鶉火歲

星也鶉火南是以卒滅昔顓頊氏以歲在鶉陳將如

方柳星午位火而滅火盛而水滅陳將如

之陳顓頊之族將今在析木之津今歲星在寅位蓋

如顓頊之數猶將復用且陳氏得政于齊

故謂之析猶將復由而後陳卒物莫能兩盛故

自幕至于瞽瞍幕舜之先瞽瞍舜無違命無違天命

舜重之以明德舜又增重以實德於遂遂舜後蓋殷

遂世守之遂世守及胡公不淫胡公

故周賜之姓胡公事周武使祀虞帝封胡

史趙之說其足信陳奉帝臣聞以臣盛德必百世祀有盛德者必虞之

祀者吾滋惑焉曰武王伐殷

孫及是滅不振

數聖人者之德舉不足昌其後耶特

陳氏既有國追為若言以著其當代

齊云耳周史之筮以自遷

也沙鹿崩不書晉也災害係於

昭經九年許翰楚既滅陳威

振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侯大夫

會之程端學王綱不振

諸侯吞噬不安厭

世數未也自舜至今未繼守將在齊繼陳以守舜之

其兆既存矣言陳氏興盛於

經九年戊辰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於是叔弓及宋華

會楚子于陳諸夏之大夫旅見

於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許遷于夷許畏鄭

夏四月陳災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為楚

秋仲孫矍如齊音獲

冬築郎囿囿苑也築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

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二月庚申楚公子

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惣書

傳九年

居至於再遷雖許男不能治其國家然可以觀世變家鉉翁陳已為楚縣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窮於楚特著義以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

棄疾遷許于夷見經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田伍舉授許男田伍舉奉新國之土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然丹即右尹子華楚以城父之地遷許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濮西田益之濮水西者又遷城父人于陳故地以夷濮西田益之與城父人於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以葉父人遷方城外於許為許今許遷於夷又以方城外人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錄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大夫襄也閻周甘大夫襄也閻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潁陸渾之戎晉二子帥之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詹桓伯周大夫以伐周之潁邑景王使以辭責讓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言我周自后魏駘芮岐畢稷在夏之世及武王克商此五國者我周國為西土長西方之境土也

補注服虔曰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十年傳曰蒲姑氏因之定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李于鱗此節明晉延我入中國之非故下節直責晉而不責我

及周武王克商而得天下蒲姑商奄二國在東方吾東土也我周東方之境土也巴濮楚鄧四國在南方吾南土也我周南方之境土也吾北土也我周北方之境土也吾何邇邇封之有我周封疆外薄文武成康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之建母弟亦封建同母兄弟以為諸侯以蕃屏周以為周室蕃衛屏蔽亦其廢隊是為亦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為去聲豈如弁髦童子垂髦始冠必以當救濟之而因以敝之童子始冠既三加冠成禮先王居櫛杭于四裔言櫛杭略舉四凶以禦虜魅以禦下止虜魅故允姓之姦允姓陰居于瓜州陰戎居瓜州之地今敦煌郡伯父惠公

左傳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歸自秦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晉而誘以來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

川使偏我諸姬使諸戎偏害我諸姬之國入我郊甸邑外為郊外為甸言戎

入據我郊則戎焉取之若非惠公誘戎則戎安得取周之地焉音烟戎有

中國陰戎據有中國土地誰之咎也言其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昔

稷修封疆殖五穀以有天下今戎制之今戎得之惟以畜牧不亦難乎不亦難以

治天伯父圖之汝晉侯實圖度之我在伯父我周之在晉侯猶衣服

之有冠冕猶衣服必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猶木水必有本原然

後久民人之有謀主也謀主謂宗族之師長也猶民人必有宗族師長然後親踈

長幼各伯父若裂冠毀冕晉猶衣服周猶冠冕今晉若欲自裂其冠自毀其冕

拔本塞原晉猶木水周猶本原今晉若欲拔木之本塞水之原專棄謀主晉猶

民人

穆文熙裂冠毀冕數語詞意凜二強晉性氣

周猶謀主今晉君欲專韓廢棄民人之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此言伯父

猶然則陰戎伐賴無所可責余一人周王自稱也叔向謂宣子晉叔向謂韓宣子曰

文之伯也言晉文公之為伯也豈能改物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翼佐戴奉

周之天子翼佐戴奉而加之以共而加之以恭自文以來自晉文公

世有衰德世有衰亂之德而暴滅宗周而陵暴侮滅宗周之天子以宜

示其侈以宜布明示其侈汰於人諸侯之貳諸侯之攜貳而叛晉不亦宜乎

宜也且王辭直且周王之辭理甚直子其圖之勸宣子其圖之宣子

說宣子喜悅叔向之言王有姻喪景王時有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

弔趙成中軍佐弔周之姻喪且致閭田且致甘大夫所爭之田於周與綈兼致

送死弔周之姻喪反賴俘及伐賴所獲之俘囚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

綈

陳明卿叔向之言亦頗知大義者然曷不及其未伐也而止之且以諸侯而犯天子雖致田反得猶有餘辜焉而必曰王辭直圖之也藉令王無直辭將任其暴戾乎

陳傳良傳言周衰甚因見晉之無政

說於晉

賈滑周大夫其大夫襄節其人也說如字又悅

晉人禮而

歸之

晉人禮貌其甘大

夏四月陳災

見經

鄭裨竈曰

鄭大五年陳將復封

過此五年陳將復封

子產問其故

鄭子產問其所

年而遂亡

故對曰

禘竈陳

水屬也

火

水妃

也

火畏水故為之妃

而楚所相也

相治也楚之先祝

楚治

也

火事故火為

今火出而火陳

逐楚而建陳也

故

也

以長曆推之

逐楚而建陳也

故

故

也

與則楚衰故曰

妃以五成

故

故

曰五年

故曰五年

歲五及鶉火

故

故

在星紀丑度五歲及大梁酉度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午度又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午度而後陳卒亡

道也

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

故曰五十二年

故

故

故曰

陳亡必

晉荀盈如齊逆女

還

六

月卒于戲陽

荀盈卒于戲陽

殯于絳

未葬

荀盈

晉侯飲酒樂

晉平公飲酒歡

膳宰屠蒯趨入

許之

許之

許之

而遂酌以飲工

許之

許之

許之

女為君耳

樂所以聰耳故為君

將可聰也

故謂可聰

故

辰在子卯

紂以甲子喪

謂之疾日

疾惡也國君以君

君

仲此章則直可知

孫鑿昔人謂叔申

生事左傳不如檀

方朔敬新磨谷那

律皆其耳孫坎

經世鈔屠蒯玩弄

人主而意主納忠

遂為滑稽之祖後

世如優孟優旃東

孫鑿昔人謂叔申

灌參外變二叔據  
檀弓即李調也

**徹宴樂**

國君則徹去宴樂而不用

**學人舍業**

學人謂習樂之人樂人則舍其職業而不

舉舍

**為疾故也**

為惡疾忌且故也

**君之卿佐**

國君佐治

之**是謂股肱**

譬如人身之有股肱

**股肱或虧**

今荀盈死喪如股肱虧損**何痛**

**如之**

其為疾痛甚於子卯不樂

**女弗聞而樂**

師曠汝不聞此義而作樂**是不聰**

是為君耳而不聰

**又飲外嬖嬖叔**

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屠蒯又

酌酒飲之

**曰女為君目**

職在外主視

**將司明也**

嬖掌外事

故司

**服以旌禮**

衣服精麤所以旌表吉凶之禮

**禮以行事**

禮節輕重所以推行

政令

**事有其物**

物類也奉承其事各從其類如弁冕為吉衰麻為凶之類

**物有其**

**容**

容貌也服從其物各動其容如弁冕執敬衰麻執哀之類

**今君之容**

今晉君有

是哀戚

**非其物也**

而作樂歡會是以哀戚之容用善樂之物也

**而女不見**

鍾伯敬謂此自飲嬖叔汝不見一節則飲工飲外此容而吉服

且非我容矣

穆文熙屠蒯之言有似滑稽故晉侯聽之不覺其難而入矣優孟東方朔之言俱多類此

經世鈔而君止帶

一介君字妙

**是不明也**

是為君臣而不明此汝之宜罰也

**亦自飲也**

飲以示罰

**曰味以行氣**

滋味調和所以養入行其氣血

**氣以實志**

平和所以悅

**志以定言**

在心為志發口為言言以出

**令**

言者所以出其令也

**臣實司味**

蒯為膳宰實司君之五味**二御**

**失官**

一御謂工與嬖侍御者失官謂不聰明

**而君弗命**

而晉君不知不能出命**臣**

**之罪也**

屠蒯引咎自責此乃臣之罪所以宜罰也

**公說**

平公喜悅其言**徹酒**

不終

**初公欲廢知氏**

先時平公欲因荀盈之死廢知氏不立知氏即荀氏

**而立**

**其外嬖**

而立其外嬖大夫代荀盈為卿

**為是浚而止**

為屠蒯此言浚改而止**秋**

**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

使躒佐下軍代父也

自解

**○孟僖子如齊**

孫纘

**殷聘**

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

說

**左傳詩林卷五十一**

**之九**

呂東萊案圍不過盛聘以無禮也得繼好息○冬築郎圃見經書時也為遊觀地雖時適忘舊好

農隙春秋何以書書其得城焉蓋當時三桓用築之時

季平子欲其速成也李平子欲築圍之役速成叔孫昭子曰即叔孫婁詩曰舉大雅靈臺詩經始勿亟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而為之

庶民子來乃庶民如子歸焉用速成安用急速以圖成就○焉音烟

其以勦民也其以勦勞其民人也無囿猶可有國家者雖無其囿不害為儉無民其可乎有國家者若失其民其可以為國乎

昭經十年

王孫公羊以為晉臣蓋見晉有欒氏而誤爾

陳傅良舍中軍矣

曷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為意內取邑悉書也於是取鄭不書取邑不足詳也由是定六年取鄭匡不書哀元年取晉蒲棘不書

故書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九月叔孫婁如晉○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卒子元公佐立

三家各將其一昭五年舍中軍而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於是伐莒叔弓佐意如序於仲孫矍之上而叔孫婁守自是迄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也

注克寬何休謂昭公取具孟子之年故敗之也非也桓公四年七年削秋冬而敗之則皆不書事與月此年書十二月宋公卒而脫冬一字則傳受承誤而漏之耳況經無孟子之文安得妄說耶

○十年

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客星出于婺女之次不書

鄭裨竈言於子產裨竈鄭大夫曰七月戊子

晉君將死晉平公今茲歲在顛頊之虛歲歲星也

姜氏任氏姜齊姓任薛姓實守其地齊薛二國守女

居其維首客星居玄而有妖星焉客星出非其地故曰妖星

告邑姜也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在婺女為既嫁之女

晉之妣也晉唐叔之母也天以

左傳卷五十一

二十一

傳十年

張天如晉非一君  
其卒也亦非一君  
矣何於此獨見妖  
乎其說多誣妄矣  
按字彙譏何察也  
禮王制譏祭異服  
識異言

汪道昆樂施即子  
雅之子子旗高強  
即子尾之子子良  
經世鈔憑空有此  
奇人其欲兩虎相  
鬪而奪其權者耶

俞寧世使視二子  
明樂高之寃聞我

授甲便見曲在陳  
鮑陳鮑方睦捕補  
有力

按通雅端委委猶  
綉也蓋端言正也  
女端委貌也此為  
冠冕之通稱豈但  
齊服支端素端乎  
言其垂下之綉舊  
解委為安者非矣  
經世鈔無所往晏  
子兩遇變皆此理  
此法陳鮑雖為善

卒登星斯於是乎出  
逢公未死之先妖星出於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

吾是以譏之  
我推其禍福晉宜當之是以

惠樂高氏皆者酒  
樂高二族即子雅子尾之後皆

內多怨  
信婦人之言故多怨疆於陳鮑氏  
樂高二族強盛過於陳鮑二家而惡

之  
樂高氏惡陳鮑二家所為○惡去聲夏有告陳桓子  
有或人告曰子

旗  
即樂施子子良  
即高彊子將攻陳鮑  
言樂高將攻陳鮑二子

亦告鮑氏  
既告陳氏桓子授甲  
陳桓子信或人而如

鮑氏  
桓子既授甲遭子良醉而馳  
陳桓子欲及子良醉而攻之故馳而

告鮑  
文子遂見文子  
文子即鮑國則亦授甲矣  
則鮑氏亦信或人之告已授甲

家使視二子  
使入探伺子則皆將飲酒  
則子旗子良皆將飲酒

桓子曰彼雖不信  
彼告樂者聞我授甲  
然子旗子良若聞我二家

則必逐我  
則二子必及其飲酒也  
及二子之先伐

諸  
先伐二子可乎陳鮑方睦  
陳鮑二家方睦遂伐樂高氏  
遂伐樂施

子良曰先得公  
高彊欲先得公陳鮑焉往  
陳鮑失

遂伐虎門  
樂高欲入景公不聽遂伐公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  
晏平仲即晏嬰端冕委弁立于公門之外

四族名之  
樂高陳鮑四族皆名晏子無所往  
晏平仲皆無所往其徒曰

助陳鮑乎  
助陳桓子曰何善焉  
晏子言陳鮑無善可助

助樂高乎  
左右又問助曰庸愈乎  
晏子又言樂高罪惡不差於陳鮑

然則歸乎  
左右又問既無所曰君伐焉歸  
晏子又言君既受伐

左傳卷五十一  
公十七

而有謀國之心變復安  
高雖公族而行多所歸  
不義故晏子兩無所與  
俞寧世此著晏子中立之罪  
魏世傲君伐焉歸此言與不死君難同

而後入景公召之而後從公公上使王黑以靈姑  
鉞案王黑齊大夫景公上使之鉞音丕率如字又所類反吉  
請繼三尺焉王黑請斷靈姑鉞三尺而用之  
五月庚辰戰于稷王黑與樂高戰于此樂高敗

陳明樂高本齊公族公乃自弱其枝俾陳氏得市恩而植黨焉所謂倒持太阿而授之柄也欲國社不移陳得乎

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子旗國人追之  
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子旗樂施即子

雁參晏子謂桓子與有告陳桓子句相映作兩截眼目非間文也

必致諸公必以分子旗子良讓之謂懿德遜讓之謂懿美

王荆石晏子之言良是而不知桓子以讓得名實起其強也

德凡有血氣凡人之有血氣心知皆有爭心皆有爭心故利不可

魏世傲晏子知齊將為陳復助桓子謀安善耶

利之本也行義則有自然之蘊利生孽蘊蓄也孽妖

自利又能利人返諸公子而而益其祿分之邑何其宏施也所以竟能有齊抑其深有得於晏子之教也夫

姑使無蘊乎且使無蘊乎可以滋長可以益長

王元美前晏嬰稱陳氏云以公量貸而以家量收之山水如市弗加於山海今又分邑與粟

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從者之

衣履及子山從人衣裝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以子

而與之夫子子周本無邑故而皆益其祿益子

周亦如之召子周亦如子山

反子城子公公孫捷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益子

左傳評林卷五十一

五十一



則齊之國自公族祿

世皆以至市井鄉

邑部屋無不知陳

氏之德矣得無日

漸月漬而陰握其

國權也乎

孫鑛其邑與之互

變前句

顧炎武引書之中

又引書則下一云

字云曰一義變文

以便讀也如論語

子曰子云是也若

史家記載之辭可

下兩曰字尚書多

方周公曰王若曰

是也

陳傳良傳言樂高

之公陳氏所以興

補注用人於書社

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凡齊國之公子公孫而無祿者私分之

邑桓子以已國之貧約孤寡者凡齊國之貧窮者隱約者無父而孤者無

夫而私與之粟桓子以已曰詩云舉大雅陳錫載周

載詩作哉毛云哉載也鄭云始也言文能施也由其

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子行之周徧也公與桓子莒之

於施與也施去聲桓公是以霸齊桓公亦能

旁邑景公以陳桓子歸老于莒辭陳桓子辭穆孟姬

為之請高唐穆孟姬景公母也為陳桓陳始大陳氏

所以見討平丘諱秋七月平子伐莒平子即季取邾邾不書公

興見討平丘諱獻俘獻音俘始用人於亳社亳社殷社

魯始以人祭殷社臧武仲在齊臧武仲在齊臧武仲即臧孫聞

之聞用人於書社補注用人於書社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言魯之先君周公

祀周公饗義周公之所飲魯無義魯殺人以祭詩曰

舉小雅德音孔昭言君子德聲視民不佻佻偷也視

敢偷薄鹿鳴詩佻之謂甚矣以偷視民而壹用之一同也

於畜牲將誰福哉言既不受民戊子晉平公卒

如禪寵鄭伯如晉鄭簡公及河及于晉人辭之禮諸

相弔故游吉遂如晉子大叔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

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如晉經不書諸侯大葬平公也送葬

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皮即罕虎將以子產曰喪焉用

取諸史氏別志陳氏見傳文序列如

釋經然誤以為有筆削非也外會莖法不得書  
滙參子產曰叔向語已在子產料中與昭子詞異而意同也  
魏禧如此重幣國安得不困  
王陽明子產之揣用幣如見真老成諳練之七

穆文熙嘉服衣服數語斟酌允當千古莫易非叔向莫能言非子產莫能

知罕虎自謂不足可謂服善

唐荆川子皮之請本非縱欲乃因既蕪即見新君欲兩得耳此蓋不勝悔恨之詞  
經世鈔此亦謂之縱欲妙故知凡執私意任私見者皆欲也豈獨財色哉不能自克人有意見聞入言心知其是而必用己者其

幣言晉新有喪安用幣必百兩若用載幣必用車百乘百兩

必千人以千乘之車必致千人至將不行必盡用之必盡用之千人往來

也將以喪故不得不行若果必盡用之必自費用

之幾千人而國不言小國能當幾千人子皮固請

以行子皮不聽固既葬晉平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諸侯大夫來會葬者欲因見叔孫昭子曰即叔

非禮也言因喪而弗聽叔向辭之諸大夫

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而又命孤孤昭公自稱謂

斬焉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其以嘉服見其以吉

大則喪禮未畢則晉之喪禮未其以喪服見其以喪

大是重受弔也是重受弔大夫將若之何大夫其何

皆無辭以見皆無辭子皮盡用其幣子皮果盡費歸

謂子羽歸鄭子皮曰非知之實難言不患將在行之

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已由子

知其不可而遂行書曰欲敗度欲心不防必

縱敗禮縱心不禁必至我之謂矣我其合此夫子

知度與禮矣夫子謂子產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

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昭子至自晉叔孫姑大夫皆

見魯諸大夫高彊見而退高彊即子良奔在昭子語

諸大夫昭子告諸大夫曰為人子言為人不可不慎也

私意盛而力不能制也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穆文熙昭子述子尾辭邑之忠與其子以命之故其詞感慨或有諷於季氏之強乎

唐錫周叔向語是子產叔孫兩人意中所有前竟含蓄不露却於叔向口中盡情說出前輝後映絕妙文心

左傳言於卷五十一 五十五

哉不可不昔慶封亡慶封亡在襄二十八年子尾多受邑子尾高強

之父多而稍致諸君而稍稍致其邑以歸於公君以為忠齊景公

受賜邑而甚寵之景公甚寵愛子尾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

輦而歸輦而歸其私家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

能任子尾之子不能任當其父之祿爵○任音壬下同是以在此是以出奔而在此

忠為令德忠為美德其子弗能任其子不能當其父之祿爵罪猶及

之罪猶及於其身難不慎也難以見為人子難不慎慎喪夫人之謂子

以及其身於其身及不亦害乎不亦害乎於事乎詩曰瞻仰詩不

自我先言禍亂不在我身之先不自我後又不在我身之後其是之謂

乎以喻高彊正當○冬十二月宋平公卒見經初元

公惡寺人柳元公平公太子佐也元公先欲殺之元

常懷殺及喪及元公居柳熾炭于位寺人柳熾炭火

以溫將至及元公則去之去炭火使公坐比葬比葬平公

又有寵寺人柳又有寵○傳言元公好惡無常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五十一

